

雄風

288

第一卷 第五期

勝利一週年我國復員財政之檢討

日本紡織業的發展過程

蘇聯的「政治局」

同事與朋友

郭嵩燾先生

玩黑老虎

造紙(續)

用染色化學方法辨別織物

蘇聯工廠的裏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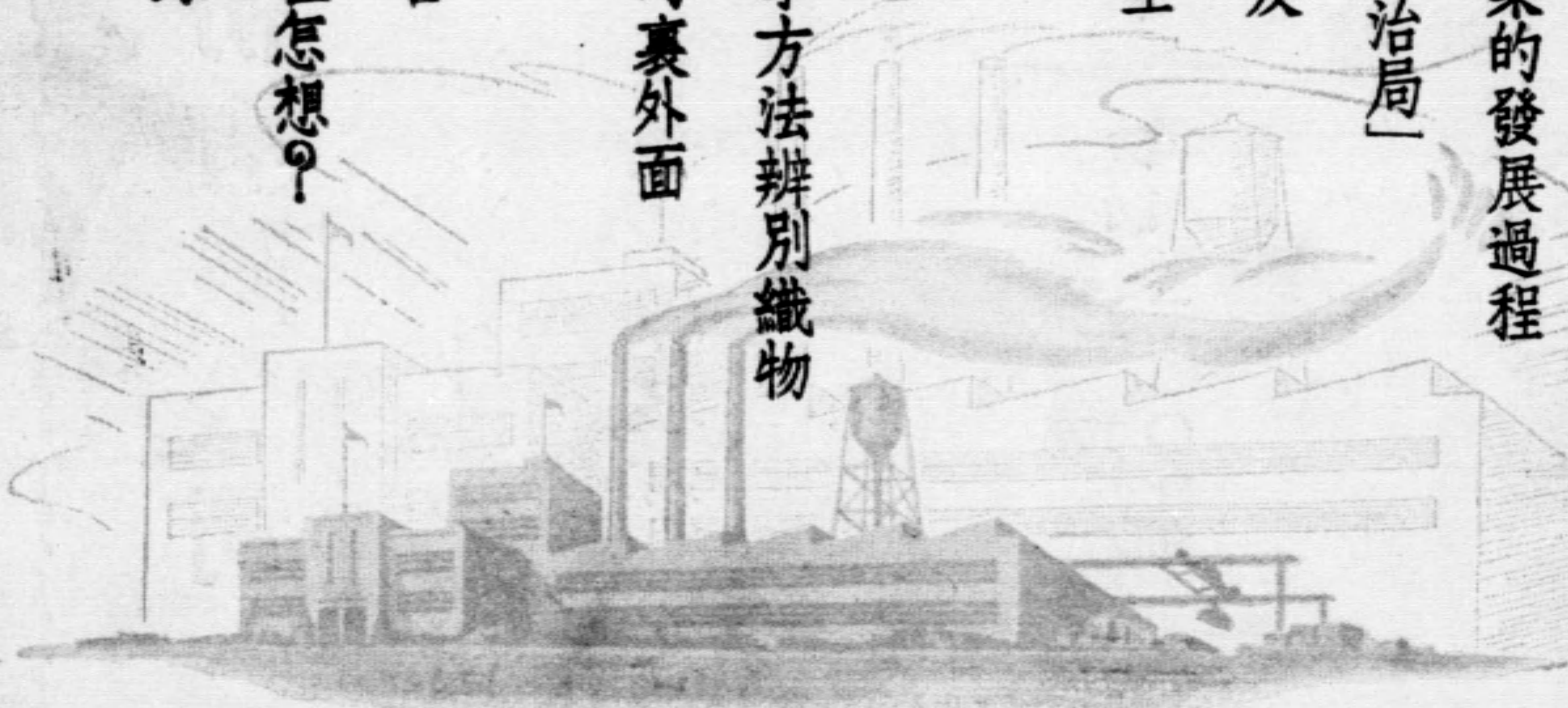
入蜀吟

凝凍的語言

日本人現在怎想?

藝苑擷英錄

簞邊瑣語



宋同福

鄭允恭

唐棠甫

舒新城

滄海

陳蒙庵

楊棟

湯善法

毛鳳岡

陶庵

伯塵譯

尚儉譯

鄭逸梅

曲肱

蘇聯紡織廠企劃部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一日出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圖書館藏

榮豐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

紡紗 織布 漂染 印花 刮絨 整理

出品：

各種粗細棉紗 各種紗線坯布 各色加工布疋

商標：

金橋 銀橋 熊蜂

第一廠

中正西路七十四號

電話

二二六八八 二二九六四
二四〇九九 二二八八六

第二廠

華德路一三八二號

電話

五〇三九九

事務所

天津路二三八號

電話

九八三二一——四



勝利一週年我國復員財政之檢討

宋同福

一 勝利初期樂觀心理的錯誤

當去年八月間日本投降時，舉國歡呼若狂的慶祝勝利。筆者個人那時也是如此，當八月十日下午九時，忽聞勝利火炮聲，也大喜若狂，立刻也擁擠到陪都最熱鬧的中心市區精神堡壘大圓場爭看羣衆大狂歡，人羣夜深仍然不散，歸來興奮的一夜睡不着。八年零一個多月的抗戰，時間實在太長久了，也應該讓大家歡天喜地的慶祝一番。於是腦海裏立刻泛濫起八年以前的家鄉，八年以前的舒適生活，八年以前的一隻綿羊或一隻小雞，也是那麼安祥的可愛。心裏太快樂，太樂觀了。跟着從八月十一日起，物價狂跌了，生活的担子立刻減輕了好多。尤其是我們吃薪水的公務人員，八年多的艱苦生活，今天才得到精神的勝利。大家都認爲日本打倒了，今後可以永久和平了。當時連主管財政的人，也和我們一樣的樂觀心理，立刻宣布免賦一年，以蘇民困。接着公布調整公教人員待遇，以改進生活。太樂觀了，免賦一年人民喜歡，增加待遇公教人員也歡喜。可是好景不長，曇花一現的樂觀心理消逝之後，國共問題又來了，爭受降，燬鐵路，人民仍然有家歸不得，免賦後地方上的收入無着，仍然向人民要錢。調整待遇後，物價更形上漲，公教人員的生活也沒有改善了多少。於是讀了幾天書的社會賢達，羣起攻擊執政者的失當，而沒有讀書的愚夫愚婦，祇有怨天怨地說命該如此。這到底是誰的錯誤呢？誰也沒有錯誤。其錯過是樂觀心理造成的。

二 復員財政支出的過度膨脹

由於樂觀心理鑄成的錯誤，勝利後的財政收入驟然大減，而勝利後的財政支出，則相反的大爲膨脹。戰後財政支出的膨脹，驟聞之似屬不合理

何以戰爭結束了，而財政支出仍須繼續膨脹呢？其實稍具財政常識的人，就會知道戰後復員財政的支出比戰時動員財政的支出大的多，例如上次歐戰結束後各國財政經濟的窘狀，已經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就是戰後幾年內財政支出繼續膨脹爲必然性而不可避免的。果然經驗告訴我們，歷史沒有錯誤，自去年五月間德國戰敗後，英法等國的財政支出仍甚浩大，其戰後財政經濟的復員費，非仰仗美國借款不可。我國自去年九月至十二月四個月的復員財政支出，比戰時一至八月八個月的戰時支出還大了一倍多。而今年度的預算總支出數列爲二萬五千二百四十九億元，據最近報載每月財政支出數約爲四千餘億元，（見九月十三日申報）估計全年度實支數將較預算數超出一倍，即約五萬億元，這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數字。經驗告訴我們戰後財政支出比戰時更多，如戰後復員士兵的退役撫卹及整編費，戰時受災人民的賑濟和還鄉費，戰後交通工業的復員建設費，以及政府官員的遷都和遷移費等，其支出數字之龐大爲事實不可避免的。

三 免賦政策的不當

量出爲入，爲財政學上不移之原理。戰後財政復員支出既如此其膨脹，爲適應支出計，在收入方面，理應多謀開源，以平衡收支。但是我財政當局立刻於去年九月三日明令免賦一年，使龐大的支出無處收入。戰後免賦，原有軫念人民疾苦之意，可說是政之善者。故明令規定凡收復區及曾經陷敵省區之田賦一律豁免征實征借一年，因此有廣東等二十六省五市之賦收全部免除，而後方四川等十省一市亦規定於次年免賦一年，以蘇民苦。因此在戰後一年間，糧食來源，驟然短絀。大部軍糧乃不得不仰給於按照市價向市場採購，因此不但增加國庫負擔使收支更不平衡，抑且刺激糧價上漲，造成糧荒現象。國計民生，受其其困。按發鈔購糧，二十九年全國糧食管理局時期，已有殷鑑。此次於勝利後免賦一年，原有善政養民與

民休養生息之意。不料又因內亂疊起，交通阻梗，免賦之善政，不半年而釀成都市糧食恐慌，舉國震驚。同時各省縣地方政府因免賦後財政收入無着，攤派雜捐，相繼而起。免賦原為減輕人民負擔，而結果反而成爲既擾民而又增加人民負擔之苛政，自非當政者初料所及。

四 外匯匯率調整太遲

調整外匯匯率，開放外匯市場，在抗戰時期就應該作的。但是多慮寡斷的政府，總是遲延不定，因此有錢有勢的幸運兒，可以坐享等於政府送禮的官價二十元美金外匯在國外享受，使財政收入蒙受極大損失。假定在兩三年以前就實行隨時調整外匯的政策，放寬外匯管理尺度，使正當工商業者早有取得外匯的機會，以便早日向國外訂購機器及原料。如此既可解決戰時財政收入之一部份，復可使戰後工商業復員建設，早期實現，此誠一舉兩得的政策。本年三月四日如公布開放外匯市場，調整美金匯價爲二、〇二〇元，並頒布中央銀行管理外匯暫行辦法，俾人民得依其需要，買賣外匯。亡羊補牢，雖失之太晚，亦不失爲賢明之舉。至八月十九日再度調整爲三、三五〇元，雖一時有刺激物價現象之發生，然對於財政上的補益則很大。

五 黃金政策的運用一度錯誤

黃金政策的運用，原爲收縮通貨發行，穩定物價而設。在戰爭最後一年內，確是發揮其最大作用。計自三十三年四月出售黃金之日起，至三十四年六月停售黃金之日止，政府共售出黃金現貨期貨及儲蓄等爲三百三十五萬五千餘市兩，共收回法幣八百三十七億八千餘萬元。這個數字在當時財政收入上，確乎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因爲在三十四年四月至三十四年六月間同時期中，整個國家租稅收入數字，據筆者估計除了征糧折價部份不計外，租稅總數尚不足此數。這不能不說是奇績，救急的高應丹。如果當時能將出售黃金的價格靈活調整，辦理手續，再加改善，則所收效果當更大。可是自勝利以後，政府忽反其道而行，由行政院組設黃金價格評定委員會，指定中國銀行買賣黃金。計自三十四年八月中國銀行買賣黃金之日起至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黃金潮發生停售黃金之日止，共買進黃金六十八

萬五千市兩付出法幣五百八十二億二千餘萬元。這實在是一個錯誤的辦法。因爲買賣黃金的業務，自始即應由中央銀行經理，指定由中國銀行經辦，自屬不當。而在買賣過程中應多賣少買以繼續收縮通貨，穩定物價。乃在中國銀行買賣期間，共付出法幣五百八十餘億元，膨脹信用，使物價上漲，實非善策。自後買賣黃金改由中央銀行辦理以來，僅採機動性之配售辦法，直接可以穩定金價。間接可以增加財政收入，穩定一般物價。黃金政策又進入一新的階段。

六 通貨膨脹政策之不可久行

我們打了八年的仗，可說是靠了英勇的國軍，靠了穩健的糧食政策，也靠了通貨相對的膨脹政策，以完成這八年多的艱苦抗戰大業。通貨膨脹政策原爲戰時財政最重要手段之一。按戰時理財，第一是增加租稅，第二是發行公債，第三就是發行通貨。我國租稅收入，在戰前向以關鹽統三大間接稅爲主，抗戰以來稅源均相繼淪陷，故租稅收入不特一時無法增加，相反而大形減少。至於發行公債，除借外債外，國債之募集，向不普遍，故除最初發行救國公債甚有相當成數外，其餘毫無成績之可言。故不得已而求其次，乃唯發行鈔票，以應急需。現在抗戰已勝利，對於復員時期的財政，應該有一通盤籌議。戰時通貨膨脹政策，極爲迅謀停止，不應再持爲彌補財政差額之不二法門。但是在勝利後一年間我財政當局，不特不知停止通貨膨脹政策，反而予取予求仍在繼續不斷的印鈔發費用，這實在是飲鴆止渴的財政自殺政策。在財政復員時期內，吾人固不敢高談通貨收縮政策之高調，但是停止通貨的繼續膨脹，這並不是作不到的事情。端在財政當局有無整個計劃，有無最大決心罷了。

七 自力更生的財政出路

由上述勝利後一年間我國財政政策以觀，我們戰後的財政情形，不特沒有走上復員的路子，反而向着戰時不如的路子上走，這實在是最危險的事情。因爲財政不能復員，則一切經濟建設事業，均無從談起。而財政復員的先決條件，是先謀財政與金融的分立。財政與金融原須相輔而行，然而通貨之發行，須視全國經濟發展情形與金融市場需要情形而定，而不能

專為彌補財政收支不敷之差額來發行。這個原理雖然大家都知道，但是作起來或者要問如果不發行鈔票，那麼收支不抵的差額怎樣彌補呢？這正是筆者所要講的財政出路。今後我國財政無論如何應求新的出路，不應再走通貨膨脹的舊路子。甚麼是新的財政出路呢？可分為三點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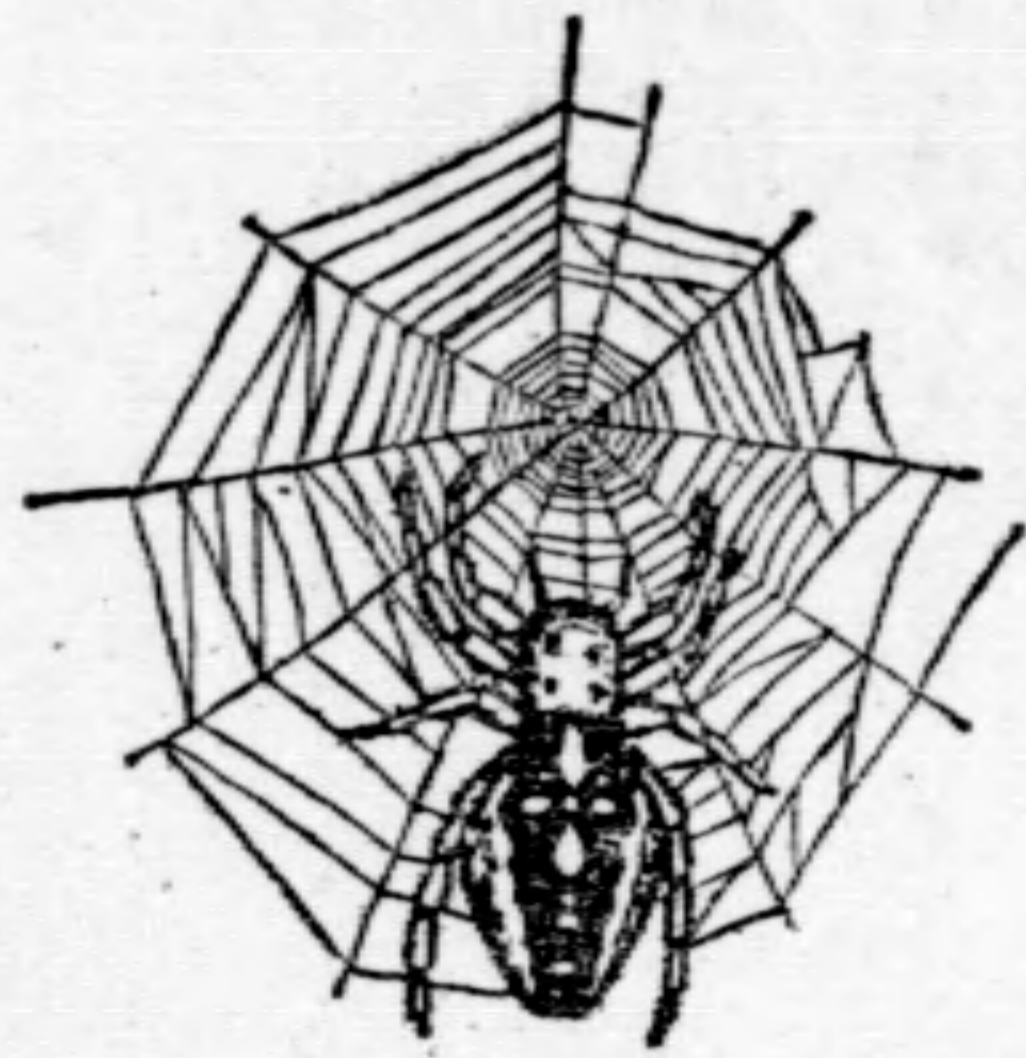
第一、應從速增加租稅收入。增闢稅源，這自力更生第一條新財政的出路。勝利後一年內，因受免賦令的限制，停止征實征借一年，對於財政收入及糧食來源，大感缺乏。按戰時我國財政經濟政策，最成功最有貢獻者，厥為田賦改征實物政策之實施。溯自民國三十年下半年全國田賦收歸中央接管改征實物以來，每年征收稻穀小麥實收數，均在六千萬市石以上，五年以來總收數約為二億七千萬市石之多。如以今日物價情形平均每市石以一萬元計算，即可折價二萬七千億元，其成效之大，概可想見。自勝利後因免賦一年之明令，僅後方一部份省份仍行征實，故糧食來源大減，幾釀成大禍。故本年三月間六屆二中全會又決議在復員期間經濟未復常態以前，田賦仍宜暫行征實。同年六月六日財政糧食兩部召開財糧會議又通過「田賦糧食緊急措施」一案，規定上年度免賦省份如廣東等二十六省五市，本年田賦仍一律征收實物，並為適應軍食及地方需要，仍酌辦征借。本年皮依明令應行免賦省份，如四川等十省一市，為適應軍食及地方需要起見，其應免田賦分二年平均減免，本年田賦征實及借糧食，各照定額征二分之一。此項決議實為適應我國目前迫切需要而不得不採取之緊急措施。此外關於所得、利得、遺產、印花、貨物、菸酒礦產等稅，亦均先後於最近修訂稅法，酌為提高稅率，以增加稅收，均為極合理的措施。

惟關於增闢新稅源，則尚未見諸實施。如舉辦臨時財產物及土地漲價歸公等，雖迭經國民黨全會通過有案，迄未付諸實施。按財產稅之征收，在技術上固不無困難之處，然不能因為困難而不實行。我國經過這八年抗戰的結果，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實行一次臨時財產物以平均負擔，實為公平而必要。聞當局亦曾計議及此，吾人深望政府能從速舉辦財產登記，開征臨時財產稅一次，其稅率並應規定累進稅率，使有錢者多納錢，無錢者免予負擔。既有錢出錢負擔公平之原則，復合民生主義節制資本之理想。至於土地漲價歸公，為實現民生主義平均地權必經之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我國革命五十年來之最高理想，迄今仍未見諸實施，實為憾事。經過八年抗戰的歷練，全國人民應有最大的覺悟，主政當局尤應具有最大決心。其覺悟為何？決心為何？吾人認為最此限度萬不可再走上資本主義官僚化的路線，也就是非澈底實施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不可。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最好的辦法，也就是實施一次臨時財產稅和土地漲價歸公。而財政方面也因此增加無窮的收入。

第二、舉辦美金存款捐獻及發行美金公債。第二條財政出路，是發行美金公債及舉辦美金存款捐獻辦法。關於美金存款捐獻辦法，歷經國民黨全會及歷屆參政會通過有案，惟迄今仍未見諸實行。政府對黃金存款於去年八月間曾公布捐獻四成辦法，何以對於美金存款三億美元不予捐獻若干成，此誠使人不解。或謂美金存款係存於美國的銀行裏，手續繁複，不易辦理。殊不知此項存款，均經凍結，非經中國政府解凍，不能動用。我政府何不於解凍時捐獻其四成，此誠輕而易舉，與外國法律亦無背行之處。有錢出錢，原須真正有錢人拿出錢來，在美國存有美金的人，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有錢的人，捐獻其四成或五成，實為公平而合理。如此祇要政府一紙命令，即可獲得美金一億二千萬或一億五千萬，對於財政實有莫大裨益。對於發行美金公債的事，過去已有成例，且甚得人民信任，如政府以向美國借款之一部份作担保，發行美金公債，必深能得人民之信心，如果本年發行五億美金公債，恐無若何困難。如此即可獲得法幣一萬六千七百五十億元，既可補充預算之不足，復可相當的收縮通貨，對國計民生兩有裨益。

第三、從速商借復員建設借款及增進救濟物資。第三條財政出路，是從速向美國政府商借鉅額復員建設借款及增撥救濟物資。這次大戰我國抗戰時間最久，損失也最大。戰後復員建設經費及善後救濟經費的需要也最多。關於復員建設借款，美國很早就公布借予英國四十億美元，據聞我國曾向美國要求二十億美元借款，即英國之半數。惟迄至最近報載美國僅予借款八億美元，此數實覺太少。吾人認為我國所受損失既比任何國家為大，則復員建設借款額理應比任何國家為多，即最少亦須與英國四十億之數相等，故我國最初要求之數，已覺太少。照我國需要言，至少須向美國借用借款一百億美元，以為復員建設及整理幣制之用。此數在交通狀況未正當以前，如不能一次借足，亦應先借予與英國相等之數，即四十億美元，方足應用。八億美元之數實在太少了。至於撥運救濟物資事，現在雖已運到一部份，然為數實仍太少，如糧食救濟數量，據報載不過與香港一隅之數目相等，這實在是一個笑話。我們姑不論中國抗戰貢獻如何，即就中國抗戰最早，損失最大言，撥運中國的數字，也不應該與香港一樣。而在撥運過程中，聯總尚時有停運之事件發生，這實在是大失吾人所望。深望政府繼續向聯總爭取撥配數量，直接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間接可減輕我國財政的負擔。

上述三端，為我國財政出路之大端。深望財政當局能大覺大悟，從速予以實施。中國的財政，並不是沒有辦法的，事在人為罷了。



日本紡紗業的發展過程

鄭允恭

「去歲日本投降後，其工業受到重大打擊，一時陷于停頓。然輕工業不在參帥禁令之列，且為換取外國食糧計，尤有迅速復興的必要。因此，紡織業及蠶絲業都在復興中。最近日本政府有國土復興五年計劃，其中關於紡織業，則有紡錠增至四百七十萬枚之規定。此後日本紡織業必有捲土重來之一日。頗有所感，爰就戰前日本紡紗業的發展過程作一回顧。」

日本紡紗業的發展過程，可分為創始時代，奠基時代發展時代及大發展時代而敘述之。

(一) 創始時代

在西曆一八五五，六年的時候，機製棉紗初輸入日本。當時薩摩富商濱崎多平治獲得琉球舶來棉紗，獻於島津齊彬侯。該紗係四十支細紗，薩摩人均不知其用何種原料製成，送往西陣，託專家鑒別。然西陣專家亦不之識，以為絲棉交織品，且評定價額。木棉本為日本最重要之衣服原料，河內，尾張，播磨，因幡，伊豫等處係德川幕府時代著名的木棉產地。但是當時紡紗工程盡靠手工，土法棉紗究非機製棉紗之比，所以，認輸入棉紗為絲棉交織品。島津齊彬從此推測洋紗之將來，欲設廠自製，而不果。島津久光繼其遺志，創設鹿兒島紡績所。大阪之堺紡績所係其分廠。此後，還有東京之鹿島紡績所，一八七〇年着手創立，一八七二年開工，這是民營紗廠的先驅。故在明治維新之初，紡紗機已有輸入，機製棉紗業已經開始，不過，錠數僅八千，究不足以充國民之日益增加的需要。因此洋紗源源不絕的輸入。一八六八年以降十年間之洋紗輸入值計八千九百五十

萬圓，占總輸入值百分之三十六。於是日本政府為防止利權外溢起見，切感機製棉紗業有獎勵的必要，一八七二年首先將堺紡績所收為模範工廠，一八七八年復設二廠於產棉地愛知，廣島二縣。西南戰役後，幣值暴落，為防止現金外流，愈感紡紗業保護的必要。一八七九年設興業基金，用以輸入紡紗機二萬錠，貸與大阪，兵庫，東京，三重，靜岡，岡山，松木，山梨，長崎各府縣之事業家，分十年還本，免付利息。於是造成機製棉紗業發達之機運。其最值得注目者，為大阪紡績公司之創立。該公司係濫澤榮一等有力者所發起，一八八二年創立，翌年七月開工，有紡機一萬五百錠。這是大工廠的先鋒，也是深夜工的首創者，不待政府的保護而獨自經營的一個例子。又隨着紙幣整理的進步，民間企業勃興。日本政府覺悟官營紡紗的弊病，遂於一八八六年放棄其直接保護政策。紡紗業由是而結束其創始時代。

(二) 奠基時代

從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五年，是紡紗業的奠基時代。第一，東京之鐘

淵，大阪之天滿，浪華，平野，攝津，日本等大公司陸續創立。一八八七年紗廠僅有十七，一八九四年增加到四十五，同期開錠數從七萬六千進而為五十三萬，棉紗產量從二萬三千捆增加到二十九萬二千捆。第二，粗支棉紗的驅逐。以前機製棉紗因原料及技術的關係，只能出右撚十六支以下的粗紗。其後漸能製出細支棉紗，將粗支棉紗及手紡棉紗一併驅逐，在甲午中日戰爭時，這種幼稚製法的棉紗殆已絕跡於市場。第三，棉紗的輸出。日本既能製造細支棉紗，其紡紗業乃能與輸入棉紗競爭，結局，棉紗輸入減少。一八八八年棉紗輸入達十五萬八千捆，一八九四年減至五萬捆。又一八九〇年發生恐慌，內地需要不振，乃設法對華輸出，爾後輸出量漸次增加。第四，印棉開始輸入。日紗既開始輸出，欲在中國市場與印紗競爭，不容再用內地棉花及中國棉花，於是印棉開始輸入。日本的紡紗業，在原料方面，也奠定了基礎。

(三) 發展時代

日本紡紗業既立於堅固的基礎之上，故在中日戰爭時已相當發展。此後經過日俄戰爭，而至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其間發展之跡，可觀下面的統計數字：

年 代	公司數	工廠數	錠	數	生 產 量	輸 出 量
				千錠	千捆	千担
一八九七	—	七四	九七〇	五一	四二〇	
一九〇二	四六	八〇	一、二四六	七七〇	五九二	
一九〇七	二七	一一八	一、五四〇	九八三	六七九	
一九一二	二五	一四七	二、一七六	一、三五二	一、〇六一	

中日戰爭後，日本獲得了向為華商所獨占的朝鮮市場，一八九六年孟買疫病流行，日本更遇到取代中國市場上印紗地位之機會，加之，一八九四年撤廢棉紗出口稅，一八九六年撤廢棉花進口稅，紡紗業因而相當發展。可是，一八九七年反動時期來臨，內地市場不振，重以匯價急變及上海恐慌，對華輸出也減少，一八九〇年拳匪事變發生，對華貿易更加惡化。於是縮小開工率，以及整理，合併，以圖打開難關。因此資力薄弱的公司漸次淘汰。整理粗粗就緒，而日俄戰爭發生。因着軍需品的收購和中國市場的恢復，紡紗業又生氣蓬勃。然而好景不常，一九〇七年後內地需要

停頓，因銀價暴落而對華輸出減少，事業界再度整理，甚至夜工停止論都發生過。一九一二年以後內地市場和中國市場都已恢復，紡紗業再度順利的發展。從中日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堪注目之特點是：一、紡紗業之集中化；二、對華輸出之發展；三、紡紗公司專營織布業；四、設法輸入美棉。

(四) 大發展時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歐洲諸國之紗布供給杜絕，南洋，印度等處需要歐貨代用品至殷，日本棉貨乃得開拓新販路之機會。事業家頗欲新設或擴張紡紗公司，祇以戰時歐洲諸國限制紡機輸出，未能實現。及歐戰告終，紡紗公司紛紛新設或擴張。一九二〇年發生恐慌，紡紗業受到重大之打擊，但是，在濱口內閣時代，增加紡錠，改善設備，改革經營，及到犬養內閣時代，乘匯價下落，紡紗業乃告大發展。下面的統計數字可資證明：

年 代	公司數	工廠數	錠	數	生 產 量	輸 出 量
				千錠	千捆	千担
一九一六	三二	一六一	二、八七五	一、九二五	一、五六三	
一九二一	五七	二一七	四、一六一	一、八一	八七六	
一九二六	五〇	二三三	五、四一〇	二、六〇七	六一六	
一九三〇	六二	二六三	七、二一四	二、五二四	一七八	
一九三四	六二	二七五	九、五三〇	三、四七二	一四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紡紗業的大發展，已如前述。在這大發展之中，吾人發見日本紡紗業有着性質的變化。第一，因為中國紡織業勃興，內地需要發生變化，戰時開拓了新市場，從粗紗的紡出進而為細紗的紡出。第二，中國棉花之輸入，殆已絕跡，美棉及埃棉次第增加。據統計，一九二一年印棉一百三十萬包，美棉六十萬包，埃棉一萬九千包。其後美棉輸入增加，一九三一年其量和印棉相等，一九三四年印棉四百六十萬担，而美棉六百四十萬担，已凌駕印棉而上之。第三，紡紗公司從棉紗生產本位進而為棉布生產本位。第四，紡紗業組織的簡化。以前棉花商，紡紗業者，出口商，行家，經紀人各自獨立，介乎其間者尚有指客。組織極複雜。其後棉花商淘汰，僅少數有力者存在。紡紗業者與此少數棉花商結合而排除中間商人，故能迅速的向海外發展。(完)



國際常識介紹

蘇聯的「政治局」

唐棠甫

國際風雲，瞬息萬變，小民們雖以「莫談政治」為目下處世要道，然對當今國際內幕常識却為人所應知，此文節譯自九月號美國「幸福」雜誌，並以純客觀之立場編寫，僅供一般之參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共產黨政治局乃由十位委員及四位候補委員所組成，此等委員及代表之名字皆分佈於政府及黨之最高組織中。當克林姆林宮之會議室中有所集會時，環繞於大圓桌四周者亦即此十四位委員所聚議。此十四人即：安特里葉夫、貝里安、勃爾迦寧、伏洛希羅夫、伏茲尼生斯基、柴達諾夫、卡迦諾維區、柯斯焉琴、馬蘭可夫、米古楊、莫洛托夫、斯大林、克羅希區夫、希佛尼克。

此決定着所有內外政策的十四個委員，全都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及一切，設法把共產主義社會推行到整個世界去，他們這工作乃以佔着地球面積六分之一的二萬萬人民做着嚴謹的試驗。他們為適應需要，可以改變其策略而與其他國家合作，以達到其本國的利益。然而他們深信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永不能共存在一起，遲早間一個會制服另一個而凱旋的。

所有重要的政治，經濟，行政及司法之決定乃須經此十四人所通過。例如，外交部官方所頒布之文件，實際上即由政治局所擬訂，所以此十四人之組織乃蘇聯之真政府與國際共產行動之真正統治者。共產黨有六百萬黨員，「共產主義青年團」(Komsomol)有二千萬會員，黨的正式統轄機構為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七十二個委員及六十八個代理委員，而史大林任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總書記之職，根據系統，中央委員會舉出三個行政分會，其一為黨管理委員會，負懲戒及訓練黨員之責，其他即組織及政治兩局，為共同統制中央委員之行政機構。

俄國大革命前，黨中已有着一個統治行政的機構，而「政治局」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間之「第八次會議」後所產生，當時的委員為列寧、托洛斯基、史大林、卡美尼夫及勃克赫林。自後委員不斷的變更及擴充，及至一九三九年，黨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嚴重的打擊，有的委員被狙擊，有的被流徙到亞伯利亞，因此中央委員會所有一百四十個委員及候補委員却僅存了二十，而其中十二個即充任於今日政治局之委員。此十四個蘇聯的統治者，大都乃來自工農之家，僅少數為受過良好教育者；其中六個——莫洛托夫、柴達諾夫、克羅希區夫、馬蘭可夫、勃爾迦寧與伏茲尼生斯基——為受過全部或部份的高等教育，他們都有各個不同的驚人的具體經驗。祇有五個——史大林、柴達諾夫、米古楊、莫洛托夫及伏洛希羅夫——曾短時的到過外國，可是亦沒有一個人能懂得通達的英國語文。他們的外表各各現露着不同的區別，有的穿國民服，打領結，有的穿着軍服，像史大林，有的留着史大林式的大鬚鬚，別的却喜修得光潔。他們的外貌雖各各不同，而對政治却能一致，假如任何人有對黨不忠的時候，即將被拋出於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之外，則其前途亦就到了終點。他們都瞭解這一層，當然，他們決不敢疏忽一條極簡單的黨規。

政治局的委員有投票表決之權，而候補委員僅作諮詢，政治局之集會從不在中央委員會之大樓召集而經常在克林姆林宮中召開之。克林姆林宮大會議室中之大圓桌上鋪着一塊綠色粗呢檯毯，會員們照着俄國字母排列

的先後依着鐘行的方向圍座着；所以，第一隻座位是照次序由安特里葉夫佔坐，史大林依次序是十二，坐在將末端，然而開會時史大林總是擔任主席。現在且把政治局中之十四個委員中之十個正式委員來介紹一下。

約瑟夫·史大林 (Joseph Stalin) 史大林的廬山真面目並不如我們習見於報章雜誌或任何紀念物之類的肖像那個樣子，所以當他穿了便服讓你當面遇見的話，不一定能認識。他的髮灰，臉呈淡黃色，多皺紋及天花的癩痕，雙目銳敏刺人，鼻肥滿，大鬚鬚沾滿了煙草，頸部寬鬆，身高約五呎六吋，胸膛並不寬，所以他的衣服需用棉花及手工整闊，雙腳並不靈健，這或許是過去當流徙時被嚴寒所凍壞，所以他的鞋子或靴子都要特定。他身兼要職有：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總書記，黨組織局政治局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國防部長，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國會議員，紅軍統帥等，而拿着三種不同的俸給。他頭腦清靜，有取用不竭的精力，廣大的政治經驗，無窮的具體常識。他愛讀柴霍甫和馮，克勞斯威茲 (Von Clausewitz) 的著作，喜打彈子，好音樂及民謠。最親近的朋友是政治局中的委員伏洛希羅夫，米古揚及莫洛托夫。

安特里依·安特里葉夫 (Andrei Andreyev) 政治局之老前輩，五十歲，出身於粗野的農工之家，容易使性的發怒，外貌粗糙嚴厲而並不吸引人，他的高度適中，臉平靜，雙目深奧含有熱情。一九二〇年被選入黨中央委員會，時列甯尚在，六年後乃入政治局。此次戰時他與卡迦諾維區管理着五個軍需運輸局——鐵道、海運、水道、空運與公路。現在他是農林部長，他同時是黨管理委員會中之主席，在黨中他是史大林之右臂，而且亦是國會中外長的候補人。他穿着與史大林同樣的制服同樣的帽子，他穿了高跟的馬靴來增長他的高度，樣子是頗可發笑的。他的頭腦並不像一般政治家的有大才博學，或是遠見，但他却是一個有效果的，雄偉氣魄的行政人才。

拉夫倫的·貝里安 (Lavrenti Beria) 最近方被舉為政治局之正式委員，然而他却於候補外長，並且有過長時間的管理着內政部 (KVD) 和國家警備之職。他做過教師和建築師，今年四十七歲，受過高等教育，然而却來自農林之家。他那朝天的額角和夾鼻眼鏡顯出他在所有領袖中是最文雅與智慧的一個。他很沈靜，能自行控制，十七歲時便加入了黨，適巧是

在大革命之前，可是那時他已被大家知道是一個老布爾塞維克 (Old Bolshevik) 了。他和史大林是同鄉，喬爾琴 (Georgian) 人。一九二一年他手創了秘密警察委員會 (Cheka)，一九二二年任外高加索秘密警察委員會之主席，他是被稱為「高加索之史大林」的。因此，他的名字即使是小孩都是熟記不忘。他為國會候補主席，同時監掌着內地的與國家的警備之職，雖然去年冬天他的內務部長之職，被移由克羅格洛夫 (Kruglov) 担任，然而他却仍處於總監督的地位來統管二部。國內的法院及訴訟判決是與內政部合作的，紅軍內部的政治勢力亦是屬於貝里安之下。非但如此，他還掌握着國內各重要的經濟事業如軍備、軍火、石油及煤等。

克里曼的·伏洛希羅夫 (Kliment Voroshilov) 六十五歲，紅軍的副統帥，戰前他並不是一個有力的領袖，他的領導作戰並不成功，他並沒有建立起一個有高效率的軍隊，這個錯誤簡直可使他被逐出於政治局之門外，假使他沒有這些與史大林、莫洛托夫、米古揚等的密切關係的話。他出生於農家，僅受過最初的教育。加入黨已有四十年歷史，他是列甯的忠實追隨者。個子很矮，性子放蕩而自負，喜跳舞與歌唱，常常穿了把動草掛滿了的緊窄而沈重的外衣出入公共場所，雖然他生得矮小，然而却騎得好馬，紅場檢閱或是其他的典禮時，總可看到他的影子，他的勳章和騎馬術。

安特里·柴達諾夫 (Andrei Zhdanov) 今年五十歲，黑，沈重，臉圓而開闊，一九一五年時他求學於莫斯科農林學院。一九三九年始他做了政治局的委員，同時他亦是組織局與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委員，蘇維埃總軍海軍的委員，蘇維埃聯合的主席和職掌着俄羅斯共和最高蘇維埃的主席團。他知道政治局中「老前輩」的勢力，所以像他那樣後進的資格是不宜另有企圖的。他非常聰敏，讀過許多書，是一個好演說家與作家。他非但是一個現實的馬克斯——列寧——史大林主義者，而且是這些主義的理論大師，他完全是史大林時代的產物。目下他是駐芬蘭的代表。

拉柴·卡迦諾維區 (Lazar Kaganovich) 五十三歲，政治局中唯一的猶太人，出生於白俄羅斯的高米爾城的一個鞋匠之家。在大革命時期他是一個地下工作最力者，史大林非常信任他，因為他有行政的才具並且是一個絕對的黨之忠徒。莫斯科的地下道以及農村鐵道制的組織全是他一手計劃。史大林曾經和他的妹妹一度結過婚，他是史大林的親信，就連衣服的

大小，鬚鬚的修飾都依照着史大林。他雖粗野却聰慧，他有豐富的智識和經驗。近幾年來他管理着中央委員會的農林師，目下他是鐵道部長及中央委員會政治師與運輸師的首腦。

喬爾奇·馬蘭可夫 (Georgi Malenkov) 像貝里安一樣，最近纔入政治局而為正式委員，雖是後起者，勢力却非常大，今年四十四歲，中等身材，頭髮二邊分開，喜獵與航空。一九二〇年加入黨，熱心的羨慕與摹仿着史大林，他被稱為「史大林集中的小雞」。他與安特里葉夫一起管理着中央委員會的工業行政，他是中央委員會的一位書記，黨組織局的委員，最高蘇維埃的主席團員，中央委員會人事管理的首腦，所有的任命——不論是各部長長的，黨書記處的，各工廠首腦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們的，甚至共和內閣主席的有所任命，都需經過他的手。他的軍隊到處分佈着，他祕密地調查着所有候補委員們政治的或道德的資格及行爲。其中包括領袖們如柴達諾夫，克羅希區夫，伏茲尼生斯基與貝里安；大元帥們如朱可夫，羅可索夫斯基，馬林諾夫斯基與古夫羅甫。

阿那斯塔斯·米古揚 (Anastas Mikoyan) 今年五十歲，為鐵夫里斯城 (Tiflis, 外高加索喬其亞之都城) 來自亞美尼亞的窮苦工人之子，一九一五的大革命使他拋棄了論理學的研究而參加了這運動，自此乃成了一個極熱誠心服的黨員。一九三六年其於糧食部長任時曾訪美國，研究了大量包裝與罐裝之法，後其本國製罐工業之興起即由其手創。他是史大林在國會中的第二代理人，皮膚黑，鼻子彎曲如鷹，鬚鬚黑色，衣着甚考究，外表愉快，能飲適量的酒與喜跳舞，他的能力高超有獨特的見地。他是國外貿易部長，管理着鋼鐵、冶金、糧食、肉、日用品及商業。戰時他處理着軍需、食物、制服等的分配。

維也契斯爾夫·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olotov) 為蘇聯史大林以下的第一要人，他有很長的革命歷史，做事敏捷，讀過廣泛的書籍，急性子而暴躁。自一九三九年始他一直主持着蘇聯的外交政策為蘇聯外交人民

委員會主席，他是國會中史大林的首席代理人，當史大林病時或短期旅行在外時，莫洛托夫便代理着政治局的主席。然而有時米古揚嘗試着側面的運動想超出莫洛托夫以接近史大林；而安特里葉夫亦不能忘掉過去受莫洛托夫的毀壞，因此他們間並不和睦。

尼基塔·克羅希區夫 (Nikita Khrushchev) 一八九四年生於烏克蘭礦工之家，一九一八年加入黨，後被中央委員會送入莫斯科之史大林工學院深造，後為烏克蘭黨之主席 (外長) 及在烏克蘭黨之總書記，他在政治局除了有流利的演詞外實非一重要角色。

至於候補委員中却有着二人正以極快的速度以增加其勢力與功績，乃順為介紹：

尼古拉依·伏茲尼生斯基 (Nikolai Voznesenski) 四十三歲，政治局中最年青者，一九三九年方入政治局，由馬蘭可夫所提拔，受過完全大學教育，並曾於設計工程學院深造。現職國會代理主席，並為經濟部首席代理主席，掌理設計，物價，工人，工資等。他又為蘇聯國家設計委員會主席，負責設計與監察各工廠之工程，戰時於史大林之國防委員會任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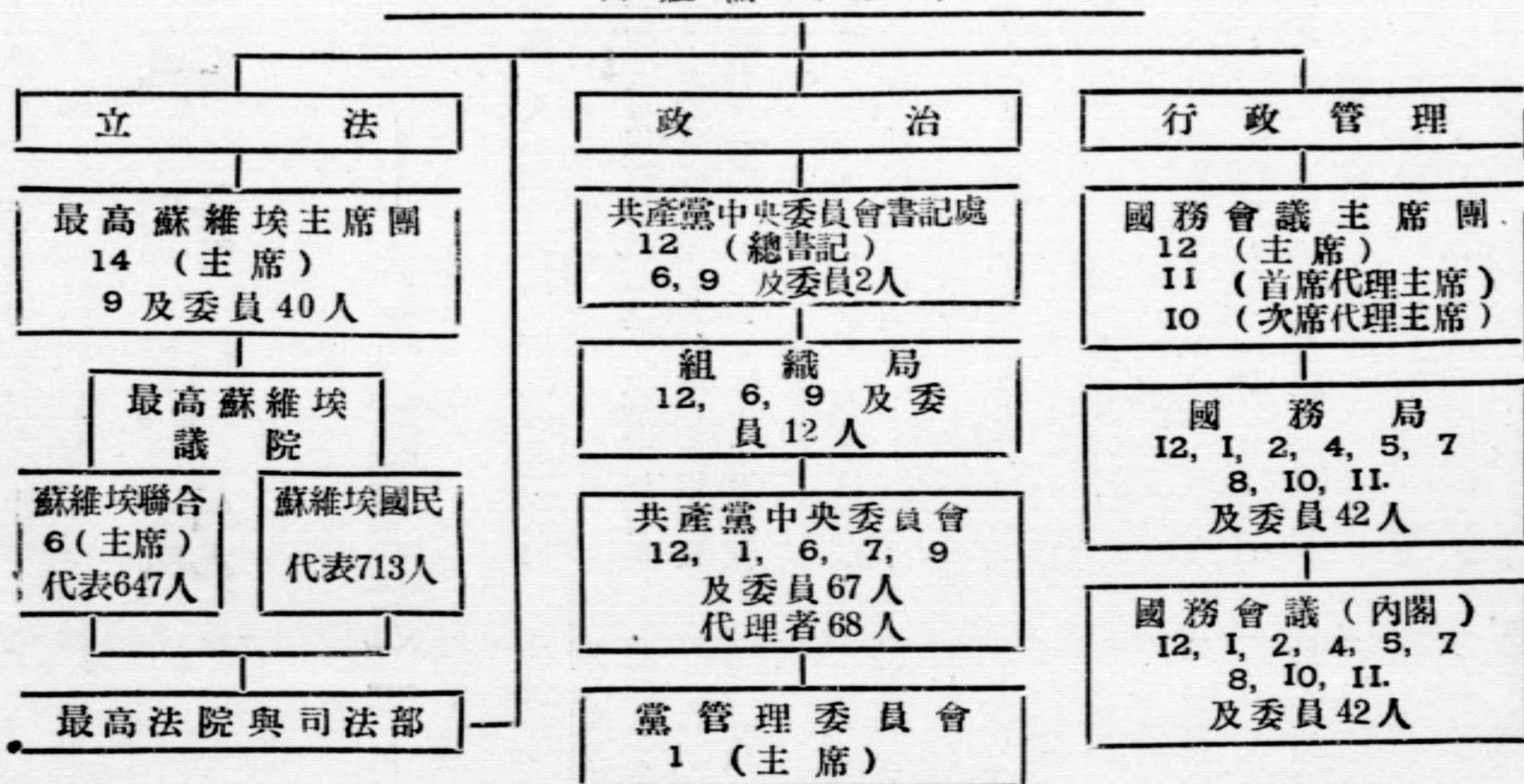
尼古拉依·勃爾迦寧 (Nikolai Bulganin) 五十一歲，他的名字在國內很普遍，灰髮，有似教授式之山羊髯。端莊、持重、有禮、衣着講究，生活簡單而寧靜，有教育根基，聰慧與引人注目。過去為莫斯科電力機器工程之總督，國家銀行總裁與莫斯科市長，目下為國防部之史大林首席代理人，執行檢考全部紅軍之工作。彼與莫洛托夫，馬蘭可夫甚接近。

至於其餘二位候補委員——柯斯焉琴 (Kosygin) 與希弗尼克 (Shver Nik)，於政治局中皆並不重要。柯斯焉琴為一年青，具有野暴之性情者，鑲着金牙，髮蓬亂，面色發黃，他並沒有創造能力却能傳達別人的意見。希弗尼克有一個動人的頭銜——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然而像他的前輩，加列寧，他並無實際的權力。

現在，根據了上面的組織立成一系統圖，以供參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共產黨政治局



- 1 安特里葉夫
- 2 貝里安
- 3 勃爾迦甯
- 4 伏洛希羅夫
- 5 伏茲尼生斯基

- 6 柴達諾夫
- 7 卡迦諾維區
- 8 柯斯焉琴
- 9 馬蘭可夫
- 10 米古揚

- 11 莫洛托夫
- 12 史大林
- 13 克羅希區夫
- 14 希弗尼克



同事和朋友

舒新城

人事問題雜談之一

人不能離羣索居，所以誰都有朋友；人不能無職業，所以誰也都有同事。

同事只限於職業的圈子；雖然一個人可以有幾種職業，他便可以有幾種不同的同事；但朋友的範圍却更廣：藝術家可以在其本行的朋友以外交接商人、軍人、工人、農人以至其他形形色色的人，也可無拘無束地談任何世界上的大事小事以至任何個人間的私事。換句話說：朋友是以個人的志趣為結合的根基。所以可以不擇地位之高下，金錢之有無，職業之貴賤，只要志同道合，甚至於只要有一事相合，都可以自由結納；——結識可以無條件，疏遠也可以無條件。

朋友之結納與疏遠雖然可以無拘無束，然而可以夠得上朋友尤其夠得上知己的雙方，對於雙方的關心却比別人來得深切：凡在家人父子間所不能共的喜悅與憂愁，對朋友可以互相欣慰，互相傾訴。人間的隔膜與欺詐至少在可以夠得上朋友尤其夠得上知己的雙方間是可以減少或消滅的。因而一切人間世的問題，在朋友尤其在知己間是可以一言解決的。更簡單說：朋友的結合是建築在思想的相通，性情的相合，人格的相互瞭解上，這瞭解或以雙方思想的變遷或以興趣的歧異而可以減淡以至於彼此疏遠，然而因無名分的關係，要疏遠也無任何限制而可以自由分手。

同事是以「事」為結合的根基，在同一機關之中，可以有知識、能力、學識、興趣不同甚至相反的人集合在一起，只要在「事」的問題能處理得當，在職責上能彼此相安，便可以彼此淡然相忘。也就是說：除了「事」的關係以外，其他的一切彼此都可以不問。一旦遇着關於「事」的問題

的發生，同事之間可以因利害關係而有一致的行動，對於問題之解決也以利害關係為前途。嚴格地講：同事之間，並無人格的瞭解，思想的相融，也無情意的溝通——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尤其是如此。

倘若在一種事業的機構之中，所有的從業者都只有同事的關係而無友情的聯繫，則這機構的人必至相見無言，相別無情，這事業也必定無從發展。

在事實上，一個機構中的幹部，通常是於同事之外而有友情；幹部的得力與否，常以友情之深淺為轉移。若果幹部之中絕無友情，則彼此於職責以外將不問其他，即使於事業有益之事也將不為自動地研求發展的方法，更不會自動地貢獻意見。雖然在「事」上有嚴密的組織，也只能為機械地推動，而不能有「人盡其才」的發展。倘若幹部之中彼此有了深厚的友情，對於「事」之一切進行，均將以友誼的關係，人格的感召，而視為自己的事，自發地研求辦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貢獻意見。幹部的職責雖然是有限的，但其全部精力、思想、聰明、才智都無限制地集中，運用在「事」上面，有時並集其友人及其友人的友人的精力、思想、聰明、才智於其上。這樣的幹部，真可以說是一以當十，一以當百的良將，只要支持者有決斷，有毅力，能集眾人之長以為己長，事業發展是不可限量的。

要求事業的發展，幹部之中至少要有朋友的同事。即是在職權上界限分明，在責任上全力以赴。但是要求事業有極度的發達，僅僅幹部中有朋友的同事還不夠，主持者必須在同一機構之中對每一位同事都得是朋友。

或者有人說：一個機構之中，同事可有數十至數百數千人，要主持此和每一位同事都是朋友，這未免過於理想罷！

事實上要主持者在一個很大的機構很多的同事之中，對於每一位同事都要成爲親密的朋友，自然不易辦到，但通過幹部及自己與幹部所表現的行爲，而使每一位同事對於主持者發生親切之感，而間接地被看作朋友，則並非不能辦到的事，而真正的事業家，也非辦到不可。

前面曾說過：朋友的結合是建築在思想的相通，性情的相投和人格的相互瞭解上。主持者之思想性情，雖不能與一切同事相通相投，但至少是與其基本幹部的同事相通相投，而基本幹部又可與中級幹部之思想相通，性情相投，再由中級幹部以達一般同事，則主持者之思想性情亦即間接與一般同事有了關聯；至於由行爲所產生的人格力，更易爲一般人所了解，斯主腦能與幹部能作朋友，亦即能與一般同事作朋友；反之，一般同事能與幹部作朋友，也就能與主腦作朋友。故主腦與一般同事兼作朋友事實上並非不可能。

前面又說過：在家人父子間所不能共的喜悅與憂愁，對朋友可以互相欣慰，互相傾訴，人間的隔膜與欺詐在朋友間可以減少或消滅。一個主腦要能和一般同事作朋友，至少要使每一位同事都願意將其喜悅和憂愁坦坦白白地發抒與傾訴。要作到這一步，第一，要自己的人格純潔，行爲清白使大家有信賴心；第二，要對大眾的生活能爲易地而處地顧慮到，凡力所能及者，盡力預爲籌謀——如對疾病生死諸事之福利設施——使受惠者對於事業發生休戚相共的情感；第三，處事公正，不阿私，不怯暴，使大家

在職責上知所警勸，願努力盡其所能，藏其所短；第四，賞依理，罰揆情；因工作超過其職責以外的，不問其由於努力，或由於偶然，對事業之有益則一，若有賞，應並賞之。至於工作之錯誤或不當，其起因之由於無意者固當恕而教之，即或由於故意者，尤當恕而教之；因爲有意錯誤者必有其錯誤之原因：此原因或由於知識之欠缺，或由於身心的不健康，或由於私人生活之有問題，或由於環境之引誘或刺激，或由於職業之與其本人志趣不合，或由於事業機構之人事調整不適當，或由於事業本身有問題：都應當詳細加以考察，追究其真正的原因之所在，原因求得了，再設法解除之，其錯在本人者，再爲教導之，督率之，使其自知錯誤之所在而改正之。萬不可因偶然的錯誤而即處罰之；要知人孰無過，有過而不予以自省與改善之機會，即斷然處置，則人將無法從學習中求進步，而事業家亦將感無人可用。即使真正無法改過之人亦宜保其顏面善爲處理；也許其人在此機構最不適宜，換一環境可能成爲大材。事業家處處需人助力，萬不可以政治方式處理人事也。事業家果能如此，則一切同事均將願與之作朋友。

事業家果真能作到一切同事均是朋友，則一切同事均爲其事業之細胞，互相依存，其事業之成功與發達無疑。

就歐美國家的壽命統計，以事業家的平均壽命爲最短，這也就告訴我們事業家之辛勞及成功並不比政治家、思想家、文藝家容易。我以文人資格寫此文似不甚費力，但要作到同事都是朋友則只有讓真正的事業家去幹，我自己當然不在話下。

然而我却希望現代的中國有這樣的事業家！

更正

本刊第四期「誰是史太林的承繼人」一文，其中一段，於排印時爲手民倒置，以致全文不能貫通，應將第二十頁上部第一二兩行之文字與第二十一頁上部第一二兩行之文字互相調置，特此鄭重更正，並向本文作者及讀者敬致歉意。



物 人

郭嵩燾先生

滄海

十九世紀的後半段，是中國外侮和內亂交相煎迫的時候。內亂的原因，由於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於是豪傑之士揭竿而起。表面上雖揭舉了種族革命的旗幟，實際上却還是政治革命。因為那時內而中央，外而各省，握大權者十九是滿洲人，都腐敗不堪，所以種族革命也就是政治革命。然而種族革命四字的口號，比較響亮。比較容易刺激到隱伏在每個漢族心頭的隱痛。因此洪楊就以種族革命四字來策動政治革命。外侮的由來，不外於當時的士大夫階級，昧於國際情形，侈然自大。以為世界之上祇有藩屬，沒有與國。祇有天朝上邦才配得稱皇帝。所以硬指各國的修聘通好為朝覲進貢。拿種種儀節來拘束他們。用種種不友好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弄得一般遠人乘輿而來敗興而返。對中國都留下一種不良的印象。可是這般大人先生們所有的伎倆，僅僅是侈然自大，他們不知中國以外還有世界之大。他們更不知除了中國綠營水師以外，還有經過新式訓練的節制之師，和射程遠過弓箭的新式火器。尤其可笑的，他們對於通商互市的請求，一律深閉固拒。但是却不注意到國防。於是每次都是前倨後恭，在那時有一種千般一律的三部曲。第一部是外人要求通商，政府嚴詞拒絕，並不惜訴之武力。第二部是亦戰亦和，舉棋莫定，弄得當衝的人物茫然不知何所適從。第三部當然在此局面之下，祇有一敗塗地。於是不惜任何條件，祇要能苟安一時，便算達到目的。論理吃過一次苦頭，便應該增長一次閱歷經驗。然而歷史告訴我們並不如此。等到事過境遷，便又麻木如故。他們絕對不肯拋棄夜郎自大的心理，再也不想研究外交之道。對於思想前進的份子，反加上一種媚外的罪名。像曾國藩在當時是何等地位。他處理天津教案是何等的苦心。然而北京一般士大夫可說絕對沒有一個人同情他。翁同龢在津案了結，曾國藩晉京的時候，曾面加誚讓。張之洞是當時的清流，他公然說曾國藩殺戮十六人以媚法人，譏諷他應該配享武廟。大概當時的士大夫階級。一遇到外交事件。絕不肯平心靜氣，研討是非，審度國勢，

而是一味叫囂。縱然有一二深知灼見之士，亦因憚於眾論，不敢卓然有所主張。其有不顧利害，表示稍有理智的意見的，便成為眾矢之的。像李鴻章丁日昌沈葆楨郭嵩燾都是思想不囿於環境，而一心轉移環境的人物。故均被謚為漢奸媚外份子，力肆攻擊。

郭嵩燾生長湖南湘陰，和他的兄弟峴燾齊名。湖南是人才薈萃的地方。而郭氏兄弟尤其是人材中之人才。論功名勳業，嵩燾遠不及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然而才識卓越，却遠在曾左胡之上。嵩燾成翰林後，即在滿相肅順幕中。肅順是張江陵一類的人物，攬權勢，作威福，然而能識拔人才，認真辦事。曾國藩的成功，最初是由於他座師穆彰阿的提攜，後來却完全得力於肅順的信任，其中當然以嵩燾掄揚之力為多。左宗棠被樊燮構陷性命幾乎不保的時候，也出於嵩燾的營救。嵩燾不僅營救宗棠，而且順便掄揚，極力保舉，宗棠的功名事業，才由此開端。曾左對於漢族的功罪姑置勿論。嵩燾的漢鑑，却不能不說別具隻眼。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英法來換和約，僧王防守天津海口，誘而擊沉兩國兵船，甚以自豪。在北京度歲時，問道嵩燾說，還是剿東豫捻匪好？還是辦天津海防好？嵩燾坦白的告訴他：「捻匪是腹心之患，辦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為戰，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之稱兵。海防無功可言，無效可紀，」可惜僧王祇是一個善戰的武夫，對於政治外交的奧妙，絲毫沒有理解。而當時的輿論，又都以此為不可一世的戰績，格外引起了朝野輕敵倖勝的心理。結果釀成第二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焚燒圓明園，咸豐出奔熱河，迫而簽訂城下之盟的一幕悲劇。在一八六〇年戰事尚未爆發以前，嵩燾趕到天津，速上僧王說帖十七次。大致說「今時意在狙擊，苟欲擊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勝，保無後患，循理而敗，亦不至有後悔。」並且建議僧王幾種辦法，都不能聽。這幕悲劇的演成，無疑的是由於當時的君臣昧於外勢所致。而嵩燾猶能眾醉獨醒，燭見幾先。假使他的建

風 雄

議能被採納，滿清的紙老虎還不至完全戳穿。國際上的地位也不至如此降落。有人說自從鴉片戰爭，我國開始為外人所藐視。經過英法聯軍攻入首都，逼走一國元首，而外人格外視我國如無物。要是鴉片戰爭之役能一意信任林則徐，並所有沿口沿海口岸，都像廣東一樣的防守鞏固。英法聯軍以前，能提出互惠條件，允許通商。則前者雖戰而可以不敗。後者根本可以避免戰禍。然而當國者見不及此。能見到的又不在其位。這真是國家民族最大的不幸。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英國駐北京使館翻譯官馬嘉理持有我國護照，經過雲南，前往緬甸。歸途在騰越廳屬蠻九地方被野人殺害。署理雲貴總督岑毓英始則匿不奏報。經過總理衙門（就是後來的國務部）詰詢以後，又查報不實。英國認為事出使英主使，向總理衙門提出嚴重抗議。嵩燾奏請將毓英革職，以表示政府重視邦交，並無袒庇失職官吏的意思。立刻引起沸騰的清議，而朝廷也并不採納他的建議。後來馬案幾至決裂，英使威妥瑪下旗出京。幸虧李鴻章親自折衝，才議定烟台條約三款。到底朝廷中的守舊派不肯放鬆嵩燾，故意派他為駐英公使。因為這位首任公使還有一個附帶任務，就是向英國政府對馬嘉理案表示歉意。在當時守舊派的心理，以為出使認為敵體的外國。已經是一件不體面的事。出使而兼謝罪，更是奇恥大辱。恰好嵩燾平日就主張遣使駐紮西洋之議。而對於馬嘉理案尤有袒護英人不顧國體之嫌。所以就藉此機會來羞辱他一番。

嵩燾駐英期內，極力敦睦邦交，他抱定了「去猜嫌之見，而以禮自守。求因應之宜，而力爭先着」的宗旨。他除了折衝堵壘以外，還留心到他人政治的得失。總理衙門會代他刊行了一部西使紀程。歷述西洋富強之道。希望中國視彼所長而效法之。視彼之足為利害者而求所以禦之。可是自命血氣之倫，竟認為中了洋毒（王闓運日記中語）。由鄂籍御史何金壽上摺嚴劾，竟將原板銷燬，嵩燾也因為同行副使劉錫鴻受當局的指使猛烈攻擊，不安於位而去。錫鴻傾軋嵩燾的最大罪名，直說他蔑視國家制度，而取效洋人，是為無君。所以無怪嵩燾憤慨的說，「士大夫語及洋人則大憾，見洋人機器所以致富強則益憾，獨於洋煙甘心吸嗜。」以一個代表國家的駐使，而朝野對之如此。苦的是還不能向駐在國絲毫表露以自暴其弱點。其處境之艱難。概可想見。

在這種環境包圍之下，嵩燾卸職回國以後，當然祇有家居。他雖然備

受當世的冷嘲熱諷，可是他自有大政治家的風度。在國家危難的關頭，仍不肯放棄他良心上的責任。中俄伊犁交涉，崇厚奉使赴俄，全權便宜行事，與俄國簽訂新約十八條回國。崇厚固然糊塗，除了索還伊犁以外，其他喪失太多。而清廷也昧於全權的意義。一面把崇厚論了斬監候。一面將條約下廷臣會議。於是說空話的先生們競發高論。一致主張對俄開戰。像張之洞的奏摺中？就大套其諸葛亮出師表中的濫調。說什麼「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一戰。若再越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已衰，李鴻章未衰而將老，精銳盡漸，欲戰不能」。又有什麼「請嚴飭李鴻章諭以計無中變，責無旁貸，及早選將練兵，仿照法國新式增建礮台。戰勝酬以公侯之賞，不勝則加以不測之罪。」等一篇空論。他絕對沒有理會到西北用兵轉餉之困難。更不明白以倉卒訓練的烏合之眾萬難當強敵節制之師。張之洞在當時還算是明白的人物。然而議論尚且如此，不切實際。其他不如張之洞的當然更是海闊天空。幸而郭嵩燾看不過。慷慨陳詞。建議不妨申明伊犁權聽駐紮。而仍以從緩計議，稍留後圖，庶自處於有餘之地，亦有餘地以處俄人。並主張崇厚罪名，亦當稍照萬國公法行之，不宜驟加罪戮，徒以激怒俄人。最後則極端反對訴之武力。歷述國家用兵三十年，財殫民窮，情見勢絀，較道光咸豐時氣象又當遠遜。絕對不可生靈擄兵。總算清廷這次採納了嵩燾的建議，改派曾紀澤使俄。仗着他社會上的地位，和折衝的天才。用和平的方法，爭回了不少喪失的權利。

嵩燾對於朝鮮事件，甲申中法之戰，事先都有獨到的見地。他寫給李鴻章的信上說，「越法之爭事經數變，而所處愈難，及今與議，方之去秋疏陳時，其難不啻百倍，然與其徵兵轉餉以從危，曷若豫探其情而發其覆，以理持之」。又說「知己知彼，法人之意在通商，而我必迫之使戰是無算也。彼發兵萬五千人，軍伍器械備具於平時，而用兵之費動至數百萬，取給不窮，今欲悉索敵賦，召募無業游食之民，以與相持，是不知彼也，用兵三十餘年，聚而為勇，散而為盜，蔓延天下隱患方深，重以水旱類仍，史治殫敵，盜賊滿野，民不聊生，而於是時急開邊釁，募勇以資防堵，曠日踰時，而耗敵不可支矣。幸而得解，旋募而旋散之，所募之勇，游蕩無所歸，乘饑困之民以逞，是導亂也，其弊又坐於不知己」。嵩燾這番議論，對於彼我兩國的情形，可謂洞若觀火。李鴻章是向來通達洋務，瞭解國際大勢的人物。也無奈格於環境，絲毫不能挽救，免不了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又增加了一層恥辱。

嵩燾曾說：「宋以來士夫好名，致誤人家國事，託擡外美名，圖不次峻擢，泊事任屬，變故興，遷就倉皇，周章失厝，生心害政，莫此為甚」。拿甲申甲午庚子這三次事來驗證，的確是並非奇論。



玩黑老虎

陳蒙庵

前言

去年秋天，陸丹林兄從重慶飛到上海來，替人之初雜誌出了一個題目，要我寫點關於金石學的文章。原因是從來談金石學的文章，容易沈悶，使人不感興趣，叫我想個辦法，出點新花樣，真把我這個「外行裏的內行」窘住了，總算還好，找到了「黑老虎」的一個名詞，一口氣寫了二萬多字，因為太長了，分成上下兩篇，可惜人之初僅僅發表了上篇，便擱了淺，雄風主編先生問我要稿子，天太熱了，一時無從措手，便拿那未發表的一部份，把牠應個景兒，好在上篇所談的是賞鑒家「金文」和「帖」的故事，這下篇專談考據以及碑刻的，原是可分可合，雖然不能合之則兩美，還不至於分之則兩傷的，話休絮煩，請看正文，原是鬧着玩兒，衛道的先生們，別罵我玩物喪志吧。卅五年八月級芳移記

金石家既然分了「求精」的賞鑒家，「求備」的考據家，兩個派別；在這一種「專門學問」裏，還有「金文」，「石刻」的分野。雖然：收金文的，不見得不愛好石刻，講石刻的，也未嘗不兼收金文。但，你的嗜好，偏於一方面，自然而然會傾向到那條路上去。如今不說門面話，單就「玩玩而已」來講，——也許這就是我的偏見——石刻比金文來得有趣。何以故？金文比較單純，——只有「大篆，八分」兩種——每一件銅器的字數，也不能十分的多，據王靜安（國維）的統計，——國朝金文著錄表——頂多字的，要算是「毛公鼎」（四百九十七字），不比石刻，多的，少的，大的，小的，篆、隸、真、行。五花八門，如入山陰道上，令人目不暇接。因此：玩金文的，就沒有玩石刻來得多。除了「孤本」「難得的名件」，要像那「未曾剔過的留鼎」，「已入內府的散盤」，這一流東西，在賞鑒家的心目中，是把她同宋拓「聖教序」，「九成宮」一般看待，照例非要不可。旁的簡直要像蘇東坡所說的，「初見但以指畫壯，欲辯如有箝

在口」那一副神氣，大有但飲其實，莫明其器之感。賞鑒家的頭銜，固然要有萬貫家私的闊老館，再如上肯有一擲千金的豪舉，才指得到手，那考據家怎樣？請看繆筱珊（荃孫）自敘他收藏的經過：

同治甲子（三年）荃孫得歐，趙書，（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始為金石之學。王申（同治十一年）入川東道姚彥侍兵備（覲元）幕，兵備擬盡拓四川金石，編四川金石記。札催函索，琳瑯時致，副本悉以遺余，既又讀畢秋帆（畢源），阮文達（元），王德甫（昶），孫淵如（星衍）諸先生書，冷攤故家，見即購得。所積益多，所嗜益篤。三上計車，陸則由棧道入秦晉，水則泛舟岷江，出夔門以達楚。每逢陰崖古洞、破廟故城、懷筆舐墨，詳悉紀錄，或手自推拓，雖極危險之境，甘之如飴。丙子（光緒二年）成翰林。供職京師，廠肆（瑤瑤廠，是賣書，賣骨董的市場）所謂「帖片」者，「術語，指不

會祿做本子的)不甚貴重,「當十錢」數百,即可購得一紙,而舊書往往雜出其中。時韓小亭觀察(秦華)馬研孫封翁(書奎),瑛蘭坡(榮)崇雨翁(恩)兩中丞,樊文卿(彬)大令,所藏悉歸廠肆,典衣質物,而悉收之。又得「打碑人」故城李雲從,善於搜訪。約潘文勤師(祖蔭),王弗卿戶部(頌蔚),梁杭叔禮部(于渭),葉鞠裳編修(昌熾),糾資往拓順天,易州,宣化,定州,真定,碑刻;大半前人所未見,即「遼」刻得一百六十種,其他可知。辛卯(光緒十七年)山東張勤果中丞(曜),延主溧源講席,門人尹竹年副貢(彭壽),爲覓泰安黃士林,盡拓泰安,肥城,汶上,東阿,濟甯,蘭山,沂水,蒙陰,十餘縣。甲午(光緒二十年)返江南。丙申(二十二年)主講江甯之鍾山。又得江甯蕭明山,爲拓江甯,句容,溧水。上江之太平,當塗,潛山,桐城,貴池。下江之常熟,松江,太倉,等處。是冬薄游吳門,遇南匯沈均初(樹鏞)家拓本三千餘種,皆劉燕庭方伯故物,以重值收之。

——藝風堂收藏金石文字目錄自序——

照上面所說的情形,這考據家求備的資格,比那賞鑒家的求精,只要肯花大價錢,總得好東西的條件,難得多了。繆荃孫把所得的拓本,編成功一部,一十八卷的目錄,他還說:

去其重複者,破損者,模糊者,造象,墓志之偽造者,摹刻者,無年月亦無官銜地名可考者,按代編目,共得一萬有八百餘種,分爲十八卷,而「磚」與「瓦」不預焉。

啊!是多麼的困難,在序文裏所提到的幾位名人,全是同志,也可以代表同治,光緒年間,京朝派的士大夫,優閒的生活,特殊的癖好。

金石拓本的來源,也得分爲兩類:第一是要拓的東西,已經是寶藏在收藏家的家裏了,自然囉,是很講究的精拓本。第二可不然,「打碑人」在那極危之境,或是爲了要多賣幾本,草率地拓了出來,那有好的?若是有了精拓本。不消說,是難能可貴的了。

先講第一類:

廉生(王懿榮)謂:于「金文」「石理」,愛若肌膚是矣,然豈能不拓傳,豈能刻刻毀之,唯求謹信之人而任之,或得謹信之人而監之。

庶乎其無失矣。

——簞齋傳古別錄——

這是陳簞齋(介祺)的主張,那樣愛惜保護着,不肯輕易推拓,爲了「傳古」的志願(其實拓出來,也可以賺錢)「不惜工本的監拓着,尤其是陳簞齋的拓本,最講究,最名貴,怎樣的拓?傳古別錄有一段話;

拓包外有用帛一層,內包新棉,紮緊,舊帛少省,然不如圓絲帛之者爲佳。包「上墨」時,以筆抹墨,塗於小椀蓋上,或瓷碟上,以包速揉之,令勻。乾則再上墨,不可以包入墨聚處蘸之,使棉有濕點,着紙即成墨點,有墨點,即須易棉。近有使棉全濕者,究不合法,最易墨入字中。

一個小小的拓包,便有這許多大道理,再看他拓法:

上墨須視紙乾溼。溼而色略白,即用包揉濃墨,少乾,趁濕上一遍,令少乾再拓。此一編最易,蓋紙地且潤,然不可接連上。上墨須勻。勿先不勻,後再求勻,不可使有驗墨透紙,使背有白處,有輕重濃淡處。最後則俟紙極乾時,以包蘸墨,撲而兼拭,則墨色明矣。

何等的精細,何等的周密,還有,更玄妙的話呢,那非要有特別經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了。

須手指不動而運腕,運腕乃心運使動,而腕仍不動。不過其力或輕或重,或撲或揚,一到字邊,包即騰起,如拍如揭,以腕起落,而紙有聲,乃爲得法。

看他那種別出心裁的拓法。所用的紙頭,也是特別定製的,有一種紙頭,叫做「六吉棉連扇料」,小名又叫做「十七刀」。一種叫做「淨皮」據他自己說,十七刀後來沒有了,只好用淨皮,他對於淨皮紙,還不大滿意。說是:

今薄者名淨皮,較昔固不能薄,尤不能軟。紙料粗,有灰性,工不良之故。

他自己雖然不愜意,却誰都趕他不上,所以「簞齋拓本」,價值特別名貴。

這第二類:

陰崖古洞,破廟故城,上那兒去找好紙頭,像陳簞齋特別訓練的拓手?更不消說了,玩拓本時候,最頭痛的是一種粗紙煙煤的本子,翻過一道

，兩手漆黑，鼻子裏還聞到一股怪難受的味兒。這一票實貨，大半是陝西，河南的拓工，所幹的把戲。原因是石質太粗的碑刻，不能上薄紙，偏偏所拓的，又是銷路頂大，人人所要的東西，爲了省料起見，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粗製濫造出來。要需用，要備種，不能不請教他，頂可恨的，他們却是一貫的作風，有好種，竟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出，才要命呢。

趙子固（孟堅趙松雪的哥哥），在他那本「落水蘭亭」後面，題上「性命可輕，至寶是寶，」兩句豪語。那不過是船沉了，在水裏撈了起來，便自傲地誇讚着。誰知道打碑人，不顧一切的工作，那種勇氣，真夠瞧呢。

「李苞題名」殘字兩行。刻在石門洞外，南崖高處，下臨深澗。游者須至崖畔極險處，仄足而立，仰視方見。拓工於洞內立架，施長板，用繩捆身，轉身向裏，方可上紙，故僅拓數本。

——窠齋尺讀——

這是吳清卿（大澂）在同治十三年做陝西學臺的時候，寄給陳簞齋的信。所說的是「魏畫寇將軍李苞題名」摩崖，牠在漢中府褒城縣石門洞。這石門地方，有很多漢魏石刻，是有名的，吳清卿親自去訪碑，有一篇游記，記載得很詳細。摘錄他一段，可以曉得那地方危險的程度，我們坐在這裏，欣賞「石門頌」，「石門銘」，那些拓本，怎知道打石碑人的辛苦呢？

翌日策馬至褒城，自龍王廟渡口，汎舟而上，行里許，風甚湍急，挽索不前，篙師有難色。舍舟而徒，由東岸石坡，迤迤至白石土地廟，山徑紆仄，崖谷峻險，距石門尚數里也。遇樵子導之，下折而南，又折而北，荆榛塞地，山石牽確。小憩「玉盆石」下，觀宋人題名，循江北行，崎嶇益甚，從者裹足。過「一點油石」，壁立數仞，下臨深澗，山窮路絕，徘徊久之。忽聞嶺上人語聲，隱隱在叢莽間，則打碑人張懋功也。懋功家在石門東，去此僅數百步，然可望而不可至。度嶺而下，約二里餘，危崖陡絕，攀蘿直上，如猿升木，「石虎」在其巔，險窄處僅容半足，雖太華蒼龍巖，不是過矣。夜宿張懋功家，風雪滿山，江聲如吼，終夕潺潺不絕，黎明，縣令羅君，遣舟來迎。遂渡至石門，門西壁，則「楊孟文頌」（即石門頌），頌後即「楊淮表紀」。旁有宋人題名十餘段，訪得「漢永壽元年題字」七行，紀石扶風承，李君德政，字多平漫，可識者有六十餘字，從前著錄所未及，其

東，則「王遠」書銘，（即石門銘），銘側題字七行，筆勢超逸，與銘文同，疑即王遠書，下有「賈晉字三德」五字，亦相類，向日拓工不之省，金石家所未見也。「魏畫寇將軍李苞題名」在門北崖壁最高處，俯臨江水，惟拓難險，世所罕觀。

——石門訪碑記——

那拓工冒險的情形，可想而知。在拓工們幹這種冒險的工作，還是爲了生活問題。有些好古的學者，也有親自動手的，清初淮安張力臣（劭）手拓焦山江裏的「瘞鶴銘」，便是其中的一個；

丁未（康熙六年）十月望後三日，過此，先觀重刻二石，次至壯觀亭址右俯瞰，碎石叢雜，攝衣下尋，見一石仰臥於前，一石仆於後，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臥地仰觀，始見字迹，又一石側立，剝甚，各存字多寡不一。命僕各拓一紙，時落日風寒，不能久立，遂乘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挑燈審視，未得其詳。次日復往拓之，仆石之下，仰拓爲難，僕之兩手，又不能兼理拓具，余皆取落葉藉地，親仰臥助之，墨水反落汗面，不顧也。及擊舟而返，余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甯，衣履皆穿，始得四紙，湊其裂痕，詳其文字，皆歷歷可觀，所少者，無幾耳。

——張劭瘞鶴銘辨——

瘞鶴銘原石，後來給陳滄洲（鵬年）叫人從水裏搬了出來，如今還在焦山廟裏，拓本就不大稀奇，那在水裏拓的，叫做「水拓本」，這價值可相當的貴了。

拓碑的工作，還有一件麻煩的事。況蕙風先生在四川萬縣，當白巖學堂主講的時候，訪到三種碑，四十一種摩崖，自己監督拓工，前去摹拓，把所有得的拓本，編成一部「萬邑西南山石刻記」。他在青羊宮，拓「魯有開題名」等六種摩崖，那樣困難，他記載着：

在魯池西南石壁上，池址今淤爲田，各刻沈蕙泥潭中，字出水僅尺許，經冬不涸。辛丑（光緒二十七年）臘月，余命工往拓。每拓一種，先數日，掘泥周圍逾丈許，先一日挽水令盡，翌日黎明而往，則水仍浸入，及碑大半矣。又挽令盡，候石半乾，可上紙，則已逾亭午矣，水仍浸入，不數刻，又將逾尺。旋挽旋拓，促迫拮据，間不容髮，稍一不慎，則紙被泥汗。「魯公題名」，「元翰」二字之間，有石罅，水涓涓出，以布及絮塞之，不能止。拓本「元」字末筆，「翰」字右偏，字口未有不漫者。約計每日用拓工二人，挽水三人，肩輿者猶不

時助之。窮日之力，勉就一紙，尙不能甚精，下半幅尤甚。緣「託推」一「綆汲」，勢難併營，拓稍遲則水入，而暑刻又限之，竣事即屬不易，遑論裝帖周詳。

——萬邑西南山石刻記——

那樣勞師動眾的拓碑，所花的代價，也相當可觀吧。

一塊古碑。碑額，碑陰，以及兩側，都刻着字，普通拓工，只就正面文字，拓下了事，「求備」的考據家，是不作興的。非得湊配齊全不可。拓工們是管不了那些的；

「唐公房碑」陰，尙有數十字，屬其一并推拓，僅拓得碑陰一份。其意以爲「寥寥數行，殊不願拓」，亦屬可笑。明年當遣張懋功拓之，必可稍精。褒城鉅城固不遠，略陽「郾閣頌」，亦當遣拓石。門工價，尙不甚昂，給以倍價，尙聽指揮。省中拓工，銷路較廣，激厲之，亦復如是。「唐公房碑」亦係省城拓手，隨棚買帖者，屬其往拓十份，渠竟拓二十份，而不拓碑陰，愚而復，大率類是也。——窻齋尺牘——

欽差學使大人的信價激厲，收不到指揮如意之効力，那滿不在乎的態度，真叫人生氣。還有可惡的呢。便是：

古碑出土，或斷裂失去一角，其後復訪得之。又或陰側之字，以洗刷而始顯，故有先拓本字轉少，後拓本字轉多。甫出土時，碑估或故留陰側不拓，迨售之既罄，足本再出，則收藏家不能不又購之，以此牟利「聞喜縣蘇君德政碑」（唐碑），下載中間行短，左右數行，溢出數十字，爲碑跌所掩。余得第二本始見之。「高長恭碑」（北齊蘭陵王），其初僅半截，其後全碑出，而文字仍不完。久之碑陰出，其文與正面相接，始知此碑兩面刻，年月皆在碑陰。最後額之陰又出，始見「安德王，經墓輿感詩」，而購者已至再至三。每出一次，必居奇，此黎邱之常技也。

——語石——

這種把戲，是常有的，不足爲奇，黑老虎之所以爲黑老虎，其威力大矣哉。

歐陽修說得好；
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
——集古錄目序——
當你要找尋這些拓本時，真不容易。雖然是懸金以求，未必不脛而至。只好等那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話又說回來，倘使把那「帖片」待價而沽；却落了一個「當十錢」數百，即可購得一紙的身份。這才冤呢，不比

那合乎賞鑒標準的名件，儘管居爲奇貨，還是你搶我奪，不怕主顧不上門。怪不得沈子培（曾植）要發那句：

千金之帖，徒爲妖孽。

——寐叟題跋——

嗜好便是累。不過一個人，不能沒有一點寄託，不有博奕者乎？猶賢乎已也。癖好過深，要鬧笑話了。記得宋朝人的筆記裏，有一條是這樣說的：

張文潛（耒）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僮。有一士人，盡捨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值，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其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近得飯吃？」其人曰「他換得我那個，也則幾時近得飯吃。」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道山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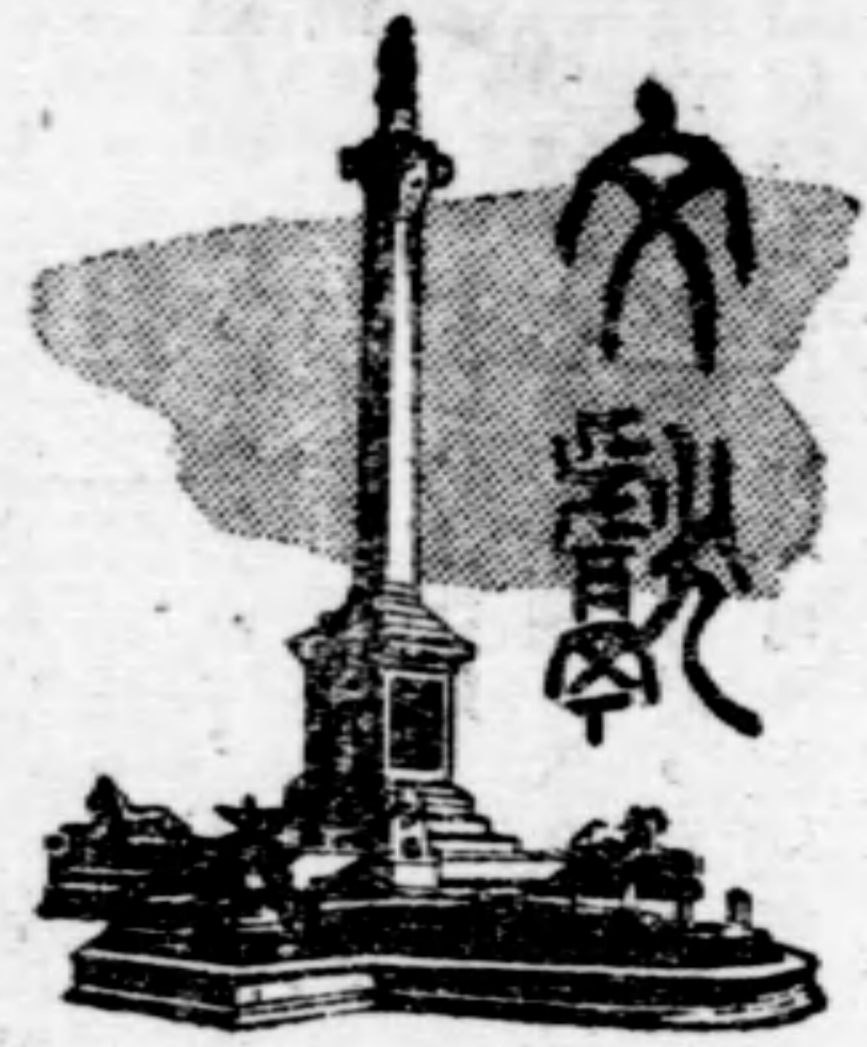
一段絕妙的宋代語體文。描摹迂夫子的態度，口吻，都很像。雖說未必確有其人，也不能說絕無其事。道山清話裏，還有一條是：

天聖（宋仁宗年號）中，詔營浮圖，（寶塔）姜遵在永興，煨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甄甕。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

爲了保全漢唐碑，至於叩頭流血，還得罷職丟官，也算是個忠實的好古家了，可惜沒有寫出那位縣尉的名字。不然：金石學錄（李遇孫編的，專記金石家的小傳）裏面，應當大書特書，高佔一席。（待續）

歡迎指教！

歡迎訂閱！



造紙

(三)

楊棟

第二篇 造紙之理論

紙之形成，其原理至為簡單，即利用纖維素之不溶性，以物理及化學方法處理植物纖維，除去纖維素外之雜質，然後即解使斷碎膨潤而懸浮水中，用篩或銅絲綑抄取之，經壓榨及烘乾而成。雖然，於造紙程序中，頗多物理或化學之理論，爰依製紙之步驟，一一述之如後：

一 原料之處理(製粕Pulp)

如第二篇中，植物纖維項下，凡含有纖維素者，如棉、竹、樅等，多可用以作為造紙之原料，而處理之方法，因各種原料所含成分之互異，亦有所分別，大體可分為機械與化學二途。

(1) 機械方法——機械方法僅專用於木材，即將木材置磨石上磨碎，單用機械力離解纖維之結果也，故木材中所含非纖維素質之全部，殆皆剩留於細纖維內，通稱之為碎木漿(Ground Wood Pulp)，為製粕最簡單之方法，其理論即：

(A) 磨轉時隨加以適量之水，一則使纖維膨脹而鬆其結構，令其易於磨碎，一則以調劑溫度，蓋水量多則溫度低，此時纖維之離解不良，生粗大之片，且生產量亦減少。此種在低溫度造成之紙漿，稱為冷磨紙漿。反之，調節水量使在攝氏六〇至七〇度之間，則纖維之離解良好，品質亦佳，稱為溫磨木漿。如水量太少則溫度高，而所得纖維，因起水解而變為短小，品質低劣。

(B) 非纖維素質之存在，易使所成之紙，變色，變質，而成脆弱(由於逐漸與空氣與日光氫化與水解)，然在短時期內，可暫無作用，故即利用其此種特點，與其製造之簡易，以製造新聞紙，或其他暫時性之印刷品等。

(C) 木材在磨碎時，雖可加水使之鬆其結構，但仍須甚大動力，因在短時間內，膨潤與鬆解作用，究竟不能趨於完全也。況動力既大，其磨石轉速必快，壓力增強，故所成細纖維每每不易均勻細淨，故有在磨碎前，先以高溫水蒸氣(約攝氏一百六十度左右)蒸之，因此時生成醋酸、蟻酸等酸類，多少將非纖維素質自木材中溶出，而能使木材先行軟化，其缺點為所成之木漿都成黃褐色。通稱之為褐色木漿(Brown Ground Pulp)，作為製色皮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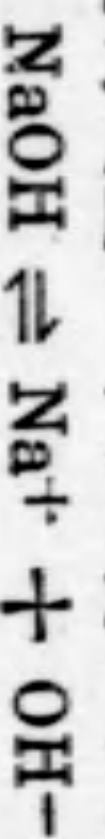
(2) 化學方法——植物纖維中，除纖維素外，其餘之非纖維素質，大都含有礙於紙之成品優劣，故恆思以種種方法除去之，而求得較純粹之纖維素。由於第二篇中所言各種非纖維素質之性質，可知：

(A) 如果膠，色素，醣類，或一部份無機化合物等，多可溶於水中。
(B) 如脂肪，臘類等能溶於苛性鈉溶液中(約百分之一苛性鈉溶液)。
(C) 如木質能溶於酸鹼，通常溶於百分之四苛性鈉溶液中(在攝氏一百卅度時)。

而纖維素則不溶於以上任何溶液內，而得析出，故所謂化學方法，即用化學藥品，以溶出各種植物纖維之非纖維素質，使纖維素各自分離而不受侵損。其方法通常有四種：即(A)苛性鈉法(Soda Process)，(B)亞硫酸鹽法(Sulphite Process)，(C)硫酸鹽法(Sulphate P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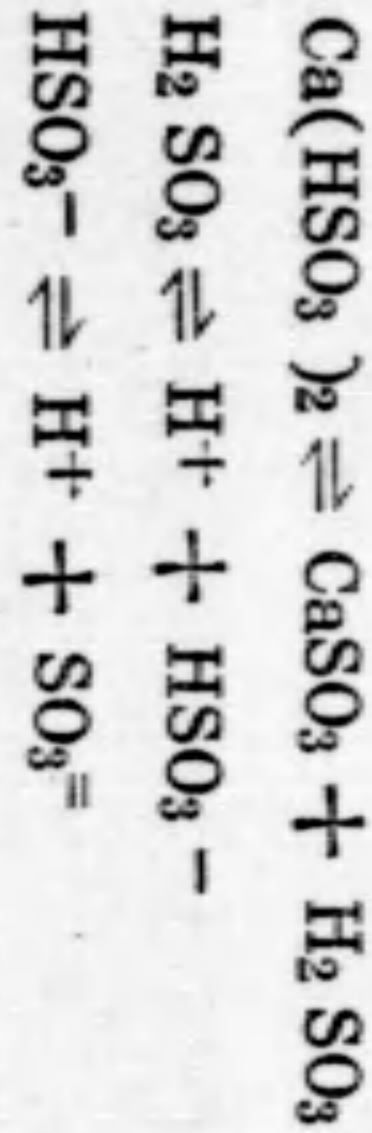
cess)。(D) 氯素法(Chlorine Water Process)。茲分別討論之如後：

(A) 苛性鈉法——此法多在高溫度下舉行之，可適用於各種原料，蒸餾時之反應，乃多由於苛性鈉之解離



所生之羥基(OH-)也。木質由羥基之作用，成鹼木質而溶出，半纖維素則受分解，先變為糖類，糖類再為羥基所分解，變為糖酸(Saccharic Acid)等，此外液中有甲醇，醋酸，蟻酸等生成。此等物質皆大半似由木質所生成，尤以甲醇之生成，可視為木質之OCH₃基被鹼化而來也。樹脂等成分，因高溫度而生揮發性之松香油(Turpentine Oil)，但因羥基之作用，造成樹脂酸鈉，而為皂沫狀態存在。除苛性鈉外，其他藥品如碳酸鈉，硫化鈉，石灰等，皆可單獨或混合應用於此法，容後詳述之。

(B) 亞硫酸鹽法——概用酸性亞硫酸鹽類與亞硫酸之混合液，蒸餾原料至高溫度之方法也。視原料亦有單用酸性亞硫酸鹽類，或亞硫酸鹽類之變法者。此法專用於木材，而不能通用於其他原料。其原理則與苛性鈉頗有類似處，即利用下列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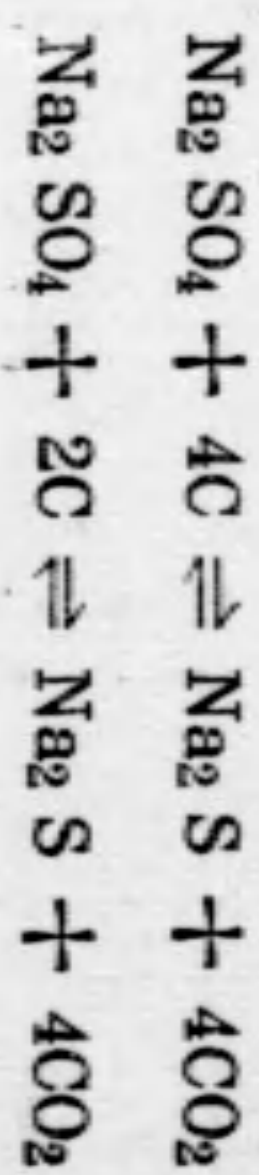


中之H⁺與HSO₃⁻以溶出非纖維素質也。半纖維素起水解，則高級分子之多糖類漸次變為低分子量之分子，而入溶液中。然最初，並不成簡單之已糖類或戊糖類而存在，入於溶液中後，更受H⁺之作用，分解為簡單之糖類。關於木質之溶出，在其化學本性尚未明瞭之今日，不能詳細說明之，然其溶出之前，與酸性亞硫酸鹽或亞硫酸成固體而化合，可由黑格倫(Hägelund)氏之實驗證明之。

在亞硫酸法蒸餾中，生成醋酸、蟻酸、木精等，與苛性鈉法相同。此等物質亦可視為由木質分離而生也。樹脂類與苛性鈉法不同，不能成為溶液，其一部份因高溫而發生百里香酚(thymol)及萜烯類(terpenes)，混於蒸餾噴出之氣

體中，冷卻後凝縮則成油，然其大部份則附着紙漿而剩留於其中。此物在洗滌紙漿時可以洗去，然有時凝集成塊，成種種之妨害。其他如溶出之速度等容於第四篇中詳述之。

(C) 硫酸鹽法——其反應乃由於以硫酸鈉由有機物之碳還原為硫化鈉



硫化鈉起加水分解則成苛性鈉Na₂S + H₂O \rightleftharpoons NaOH + NaSH，對於非纖維素質之作用，與苛性鈉法中所言相同，唯作用較為和緩耳。

(D) 氯素法——此乃以氯氣或氯水與原料作用之方法也，可適用於各種原料。其理論乃由於非纖維素質與氯氣起替代反應，以一原子之氯氣，取非纖維素質中一原子之氫而代其位置。被釋放之氫原子，即與另一原子之氯化合，而成一分子之鹽酸，其反應如下：
 $\text{XH} + \text{Cl}_2 \rightleftharpoons \text{XCl} + \text{HCl}$ XH代表纖維素質。

唯所生成之鹽酸，易使纖維素起水解作用，而受一部分之損失，故氯素法之不能發展和成功，即由於此。以上所述，即造紙之第一步驟，亦即利用纖維素之不溶性，以除去非纖維素質也。

II 叩解 (Be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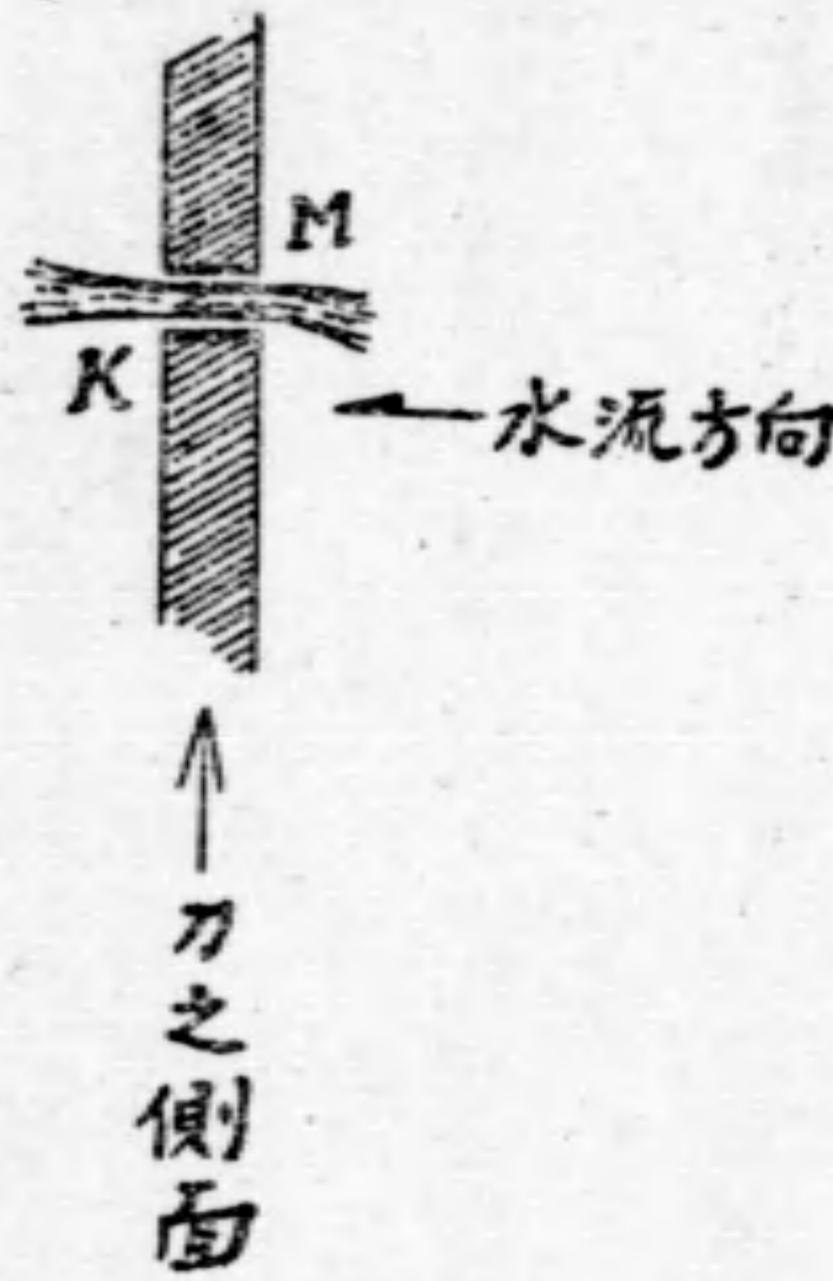
原料既經處理後，不論為化學或機械方法，雖已磨碎或溶存，然尚未碎解至適量粗細，故還須經過多次之橫斷縱裂，使其易於吸水，膨潤，分裂，而成為長短適宜，交纏性較高之細小纖維。欲令其長短適度則必須施行橫切碎解，欲令其交纏性高，則必使纖維之廣益細，而行縱切碎解也，茲分別論之如後：

(1) 橫切碎解——纖維太長，則如我等所知，浮懸於水中時，每易結束成塊，難於濾造成紙，故必須切斷之。切斷之方法，通常是使纖維經過上下兩刀間而斷之，此時，水流宜急，刀口宜薄。因水流急，則纖維伸直而隨水流向前，刀薄易斷之，如圖A所示：



(圖 A)

(2) 縱切碎解——纖維太粗，因其表面積小，故吸水性小，膨潤不完全，而致纖維僵硬，使成紙粗糙。是以必須設縱裂之，令切細，而增加其表面積，其碎解理由，即須水流較緩，刀口宜厚，因如此則纖維被壓而破裂如圖 B 所示：



(圖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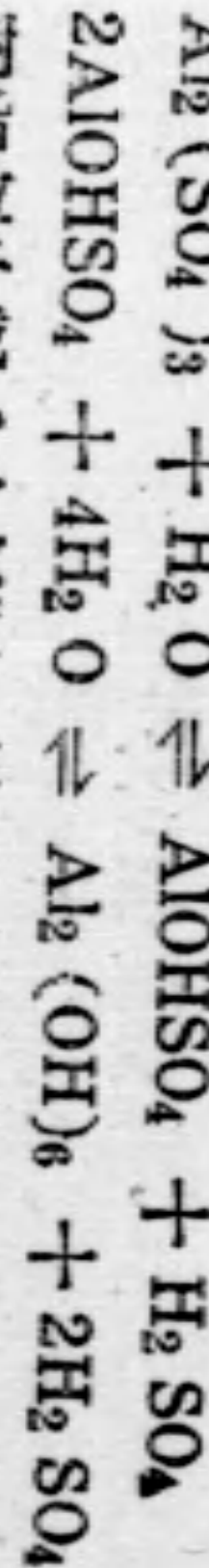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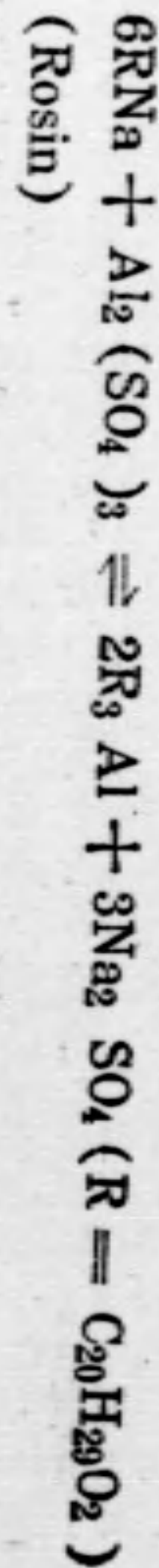
逐出孔隙間之空氣，而使水得滲入，於是膨潤分裂之作用得以進行而達到縱切之目的。

III 填料 (Siz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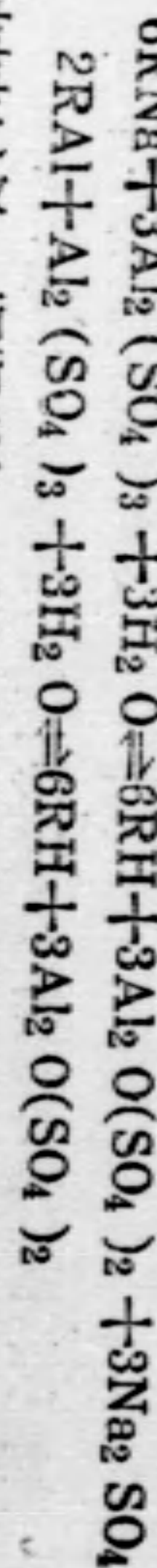
纖維既經印解至適度後（即至手捏之有滑膩感觸時），即可送至造紙車上應用，唯如此單由交纏而構成之紙，尚乏耐水性，此因纖維本身為吸水性之外，且纖維間之空隙，因毛細管作用吸收水分，而使之擴散故也。是以以此種紙面，用為書寫或印刷時，墨汁滲透擴散，故必須用一種耐水膜塗覆纖維及紙面上，以防墨汁滲散。通常所用者為樹脂 (Rosin)，樹膠 (Glue)，酪素 (Casein) 等。其作用為附着作用 (Adsorption)，藉以塞阻紙之氣孔，而避免毛細管作用。至於纖維素與樹脂，並不起化學作用，即吸

着亦不易。其原因乃由於二者多荷同相之電荷，互相排斥，故欲使二者結合，必須加入固定劑，固定劑效力最大者，當推硫酸鉛，其所生之作用有如下述者：

纖維液中（即紙漿液）先加樹脂液，再添硫酸鉛，則起氫氧化鉛之膠狀沈澱，其反應如下：



同時樹脂粒子減小分散度而形成其凝集體。再行添加硫酸鉛，則液之 pH 值隨之而減，樹脂粒子之陰性低下，而氫氧化鉛之陽性增加，遂至凝集體呈示陽性行為，一面纖維之陰性因



Al+++ 之故，漸漸低下，至與凝集體之陽性適相對應時，兩者之結合，乃能安定強固。總而言之，膠料之定着，由於諸離子及定着之界面流動電位之效果而決定者也。換言之，亦即由氫氧化鉛所負之陽電為媒介，使同帶陰電荷之纖維素與樹脂粒子，互相結合附着也。

單由纖維所成之紙，過於透明，表面粗澀，為免除此等缺點，除上膠外，尚須加以填料，以填塞紙層之纖維間之空隙，使紙面平滑，以矯前弊。通常用作填料之物，須純白不透明，不溶於水，且為中者，如白土，滑石粉，炭酸鈣等等是。此外，特別之紙類，則將已成之紙，浸於動物膠水中，於其表面造成膠膜，而使其變為耐水性，此稱為表面施膠，上等筆記紙及圖畫紙等常行之。

四 抄紙

纖維既經整理，並加黏料，填料後，造紙之大部分工作，已告完全，所缺者僅壓榨，烘乾成紙之步驟耳，故其理論亦至為簡單，即以細膩斷碎之纖維，振動之而使交纏織成薄片，然後用壓榨，吸水，烘乾等手續，使之成紙，於是全部工作即告完成矣。至關於其他機械方面之種種問題等，容於第五篇中詳述之。（待續）



用染色化學方法鑑別織物

湯善法

普通紡織物，大概不外為棉、麻、毛、絲、及人造絲五種。其織物種類的鑑別，大都可依其外形之不同為準，絲織品以其保持着特有的光澤和柔軟感，最易與其他織物分別，但在較形緊密的交織物中，真絲與人造絲則不易辨認，棉與毛往往摻雜後紡織成物，棉與麻以其一般性質的類似，分析尤屬困難；本文試以染色化學方法鑑別纖維，取其纖維對各種染料親和力之不同，以區別織物之種類，困難處更以化學藥劑為佐，因手中參考書缺乏，祇就記憶所及，拉雜以成此篇，漏誤之處在所難免，尚祈讀者指教是幸。

預備工程：如織物已有深色染着者，宜先施去色工程，其法以織物用 3% Sodium hydrosulfite (俗名保險粉) 同入水中煮沸十五分鐘，取出水洗而乾燥之，如尚不能去其顏色，則再入百分三十過氧化氫液中，並加氨水少許，于 25°-30° 下浸漂十二小時，至能得淡色即可，取出乾燥後分成數塊，以作下列各種試驗。

(一) 動物性纖維與植物性纖維

- A. 將織物用 3% 酸性染料，例如 Solway blue G 或者 disulfaine blu AS，與 3% 醋酸以三十倍液量，煮沸四十分鐘，取出充分水洗。能染着深藍色者為動物性纖維，包括羊毛及真絲。不能染着顏色者為植物性纖維，包括棉麻及人造絲。(動物性纖維之人造絲尚少見于市。)
- B. 將織物用 2% 鹽基性染料，例如 Safranin Ts 與 2% 醋酸，以五十倍液量加熱至 80°-90° C 經四十分鐘，取出水洗，動物性纖維得大紅色，植物性纖維不能染色。且在動物性纖維中，如羊毛與真絲皆在，則真絲所得顏色，遠較羊毛為深而鮮艷。
- C. 將織物用 1% Indigo Carmine，及 2% 醋酸，以三十倍液量，在低溫下浸染三十分鐘，取出充分水洗，動物性纖維得深藍色，植物性纖維不

能得色。

(二) 羊毛與真絲

將織物用 3% 染料 National Superchrome red B，與 2% 醋酸，以四十倍液量加熱至 95° C，經四十五分鐘，取出染物。將染液放冷至 70° C，然後再加入 2% 重鉻酸鉀，充份攪和後，再以染物納入，煮沸三十分鐘，取出充分水洗，羊毛得深紅色，絲不能得色。

(三) 棉、麻及人造絲

將織物用 2% 直接染料，例如 Congo red extra Conc，與 2% 碳酸鈉，以四十倍液量，煮沸三十分鐘，取出水洗而乾燥之，人造絲得色最深，麻次之，棉最淺。

棉、麻及人造絲皆屬植物性纖維，其對染料性質大都類似，棉與人造絲間吸收力差別較大，然麻則不易與之辨認，普通應用上述方法，難得顯著效果，宜以化學藥劑以佐，由其對化學藥劑反應之不同，而可知其類別。

A. 人造絲與棉、麻：先以三氧化氧溶于水中以成鉻酸 Chromic acid，再以織物浸入，人造絲漸漸溶解，棉麻不起作用。

B. 棉與麻：棉與麻之物理構造不同，用顯微鏡鑑視最為確切，化學區分方法，為將烘乾極燥之織物，浸於橄欖油中，取出後用濾紙榨去油質，再以顯微鏡細察，麻成透明膠狀物，棉則並無變化。

(四) 醋酸人造絲與維斯可絲人造絲

將織物用 3% 直接染料 Newport direct Sky-blue F.F.，與 3% 食鹽，以四十倍液量，加熱至 80° C，經三十分鐘，取出水洗，維斯可絲人造絲得深藍色，醋酸人造絲不能得色，再以織物投入五份可羅芳 (即三氣甲完 Chloroform) 及二份酒精 (Ethyl alcohol) 之混合液中，醋酸人造絲即溶解於液中。

註：本文所列百分數與液量皆以對織物之重量為準



在一個美國紡織專家的視線角度下看

蘇聯工廠的裏外面

毛鳳岡

譯自六月份「美國棉毛業週報」 American wool and Cotton Reporter

美國某紡織專家受蘇聯政府之聘，到蘇聯去了一趟，把親歷目擊的一切，向國內同行作一簡括的報告，後面便是他的考察所得：

我和好幾個工程師在蘇聯就了九個月，受聘目的是要把蘇聯國中陳舊到一九三〇年的紡織工廠配備，都加以整理並改造得和美國現代標準一般；一旦這計劃告成，那必將使我國的工業家感到可憐！

蘇聯境內紡織廠不算少，有許多是帝俄時代由英德兩國人士經營成功的，那時往往工人們用老拳對付廠方達到他們加工資的目的。嗣後發生革命，所有工廠都由政府接收交給工會代為經營，結果整個工業破產人民大鬧其飢荒，於是再由工會交還政府，而保留着對管理方面的發言權。

此後一切陳舊的制度有了不少的改革，可是所有遭變都離開共產主義越遠，幾乎全向資本主義路上走，所以當我們到達那裏時，各廠情形完全陷入矛盾和混亂狀態。工廠薪級共有十九級，從日薪一、二五盧比到六個盧比，如果沒有這樣的差別，蘇聯工人將專揀輕便工作做，而沒有肯幹又髒又重又精巧的各式工作了。

工廠的工作時間是：每天七小時，每日三班每週五天。每天有百分之二十的出廠時間，假如要開全工的話，必需加付額外薪百分之二十；工人們除掉五月十一月等重大節日外，簡直沒有全體都出廠的。每週五日的工作制，以後因為種種不便，不久便被取消了。

各廠所用工人，要比我們美國所用的多上三四倍。一部份原因是自動管理的機械沒有；一部份原因是工作制的缺乏效率。至於成品的質地，因為生產量有限，全數都作為配給品用，所以消費者祇要拿到配給布已經滿足，對於貨品的顏色質料如何？自然不會過問的。

工人每天雖祇工作七小時，其餘的時間却需排入長蛇陣去購買配給食糧和日用品。沒有一個人是准許買兩天以上的東西的。每一樣東西都講配給，而配給票上指定的日子又不能改期，每一行列祇能買到一件東西或一種食糧。

廠屋宿舍大都用木塊建造。現在國家正逐漸造起水泥宿舍，由一所總發電所供給暖氣設備。大部份工廠除掉電燈之外，很少有現代化的設備和享受。工人們大多需從一口中央大井，或總流水管子內去汲水吃。沐浴和洗衣往往在河裏或小池浜內。

居室問題是根據每人得佔幾方米的地位為分配原則。單身漢是不計入內的，所以祇好拿一架小床，在辦公室內睡，或親友們臥室中擠擠，許多廠家，工人們分三班入睡，當然床舖也分三班公用了，於是一班工人去上工了，另一班工人便來睡覺。普通一幢八間房間的屋子，往往住上三五個家庭，合一個公用的廚房間。公共娛樂場運動場和醫院等國家正不遺餘力的策劃和建設，以求工人生活比較合理化。

辦公處內職員，每天祇工作六小時，但所需的人力，却十倍甚至十五倍於美國。他們沒有計算機器，祇有中國式的手算器。每人的工作都要經過一番覆核，各類簿子繁多，通常需有三套：一給國家，一給廠外看，一給自已用。

不管工人薪水如何？政府總可在配給，租稅、學費、社會保安費和公債證券等等上面撈回來。那時黨員的按月工資是：最高二百五十盧比；非黨員工人不受這種限制。可是政府終有方法和名目，來對付高工資。例如：某廠監工（黨員）月薪二百五十盧比，而非黨員的監工月薪却有四百盧

風

雄

比，那末政府便會在租稅上對那非黨員多抽些，另在子弟學費和社會保安費上多出些錢，結果有什麼分別？還不是照樣拉平麼？

一切工人都由當局隨便調遣。無論派到那裏去，做什麼工作都不能拒絕，不然一切配給票便被取銷，那時工人非乞討即餓死！

工人們告訴我說：他們都被高工資從農村中引誘來廠的。在工廠工作的結果，生活未必比在鄉下好，反而在鄉下他們自己還是老闆呢。

許多理想的制度都被應用着。例如：育嬰房，供給工人服裝，休息期間的休息室，規定女工回家喂奶時間，飯時的免費茶水，他如中央集體食堂，那裏工人們可以買東西吃，或帶回家去吃。另有房屋清潔團，輪流在各室內進行清潔和洗衣等工作。這許多設置目的無非使工人們可以自由安心去工作。孩子們都養在育嬰房內，國家代替了父母的責任，把孩子漸漸養大至國立專科學校畢業為止。

假使令一個美國工人，過着蘇聯工人的生活，結果他一定會感覺這是多難受的事啊！如果我們的領袖們要想把這種制度加於美國工人頭上，祇需派他們到蘇聯去一次，（以工人身份，不以客人身份），那他們的觀念便會改變過來，而明白立國才一百五十年的美國，從華落藍縷的過程裏，在現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經營下，才造成今日最富最強的一等國家。俄國已有五千年歷史，除非改變他們的觀念，似乎離開我們還遠呢！

至於錢在蘇聯是很少用處的，除了配給物品便買不到什麼東西，一越過國境，蘇幣便沒有人要，即使一入波蘭邊境，也很少接受蘇聯的貨幣。我們可在倫敦或美國買到糖果和木製東西，價錢反比製造這些東西的莫斯科那裏便宜。

工廠內每一種工作，都有規則和章程明文訂定，沒有一個人可能越出範圍。成堆的垃圾一堆堆積着，祇等下一班工人來清除；但往往在下一班工人來時，已經散亂了一地，好像沒有人會去注意的樣子！

蘇聯和一切國家一樣，也有許多良好的人才，可是，除掉求取最低的生活外，大都被壓至沒有野心或奢望的境地。

農人之歌

何蓉蓉

掘翻了地面的山，
挖遍了江南的土，
終歲伴着把鳥鋤，
身上掛幾片破布。
完了舊租，欠了田賦。
公正的主宰呵！

我們是在為誰——辛苦？

是笨重短少的生命，

輕揮去草叢的朝露！

用我們學生的氣力，

却去把那無窮的慾壑填滿。

血汗！沙土！

秦樓！楚館！

可是我們自己寂寞的悲哀啊！

落着個向誰——傾訴！

淡飯，粗布，

搭着個古老的門戶。

在這羣暗沈的古阱中，

我們渴望着寬條坦平大路！

驅着我們牛伴

沿路看犁兒揮舞，

隨這陣「雄風」過去——

揮洩我們的激昂！憤怒！

我們能辛勞！努力！

我們要平等！愛護！

妻兒的淺笑，

憐人的抱扶。

在這瘡痍滿眼的大地上，

建立起人類真正的互助，

雪的米珠滾在鐵的手腕中，

那才是——大家真正自己的辛苦！

九，九，寄自甯波。

入蜀吟

陶庵

- (一) 御風列子豈空文，蜀道非難異昔聞，眼底江山何足覽，冲霄更上一層雲。
- (二) 隆隆直上聽機聲，蜀水吳山萬里行，莫道登天今有路，誰將霖雨被蒼生？
- (三) 自笑入山猶未深，天涯能得幾知音？男兒志立千秋業，好把仙源着意尋。
- (四) 出山泉濁在山清，尋得桃源好耦耕，除却神仙誰得似，花開花落不關情。
- (五) 啾啾小鳥向簷鳴，似代人間訴不平，借問嘉陵江畔柳，依依可似故鄉情。
- (六) 彌天白霧罩山城，疑是煙雲地上生，一片渾茫迷望眼，清明時節不清明。
- (七) 霧裏看山山不清，鄉園何處倍關情，嘉陵春比江南早，二月桃花似火明。
- (八) 豪氣元龍自有真，莫將絮果問蘭因，嘉陵二月春如錦，且作江頭垂釣人。
- (九) 同在異鄉爲異客，鷄鳴風雨倍相親，遙看明月憶兒女，一夜離愁動四鄰。
- (十) 九疊雲山朝霧清，春光一片客心驚，江南有否春消息，十里橫塘惹夢縈。
- (十一) 東風拂拂柳條生，春滿巴陵霧滿城，歌樂山頭雲頂寺，朝朝暮暮聽經聲。
- (十二) 山城何處不梯田，但羨山人不羨仙，誰謂蜀中無大將，而今鷄犬盡登天。
- (十三) 大霧忽開江上天，羣峯爭翠北溫泉，江頭願作渡舟子，管領雲山十百年。
- (十四) 蜀水巴山萬古愁，良朋攜手共遨遊，嘉陵千尺桃花水，載得歸舟日夜流。
- (十五) 垂柳青青拂客衣，巒峯環抱霧紛飛，故鄉無此好風景，心帶雲山不忍歸。

和前詩

石蓮居士

- (一) 揖到天邊斗宿文，御風萬里信奇聞，凌霄可視低層盡，雲裏看山恐是雲。
- (二) 一片共呼勝利聲，觀光且作蜀山行，延陵季子徒興嘆，幾見蒲盧敏敏生。中庸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 (三) 入山何必望高深，且喜蒼然有足音，方感昨霄蕉鹿夢，清泉可酌復奚尋。
- (四) 山中飛瀑本來清，灌到南疇即易耕，樹藝嘉蔬祁遂願，幾人省識老農情。
- (五) 何事杜鵑月夜鳴？幽吭似欲訴生平，虞侯猶未忘機鏃，莫掉輕心送好情。
- (六) 暮雲朝霧掩巴城，蓋畫人間百態生，仰仗天公勤粉飾，裝成嶺表倍清明。
- (七) 夜雨巴山色本清，霧鬢只是太多情，細繹繚繞鈞天醉，休使遊人照眼明。
- (八) 欲識名山面目真，攜筇攬勝覓詩因，胸懷磅礴消難淨，要有妙辭遺國人。
- (九) 興來亦作西遊客，故舊相逢意倍親，漫說江南風景好，巴峯嫵媚更撩人。
- (十) 無邊春色鳥音清，不斷江流鷺影驚，乍別鄉關嫌夜永，故園丘壑夢魂縈。
- (十一) 只羨青山不羨田，煙波引領小遊仙，玉藤作杖雲爲笠，不訪高僧參洞天。
- (十二) 江上風清別有天，溫泉不酌酌寒泉，持竿且伴垂綸子，敢效前賢學少年。
- (十三) 樂道逍遙自遣愁，盧敖方作九垓遊，雲途深處羣山小，且聽西川日夜流。
- (十四) 柳絮飄來縷縷衣，嘉陵江畔落花飛，映堤春樹隨風拂，可有杜鵑作伴歸。
- (十五) 濯錦江邊碧草生，更留弱柳倚山城，巴歌偏雜陽關唱，最是春風送別聲。

(二)

吳眉孫

青天蜀道御風飛，喜極翻教涕滿衣，予古最憐詞客老，論兵敢笑將才稀。
來時山水都生色，却後家鄉已破圍，看到太平花事好，故應鵲語勸君歸。

清平樂

(三)

顧紹衣

積雨初晴，故人書至，并以新詩十二首見畀，爲拈此解，聊以奉答。
錦江春霽，千里來菱鯉，剖得新詩剛十二，省識故人情味。江南春雨連綿，乍開晴色暄妍，聞道歸期天許，看君雲飛窸。

「旅途」

賀儂

旅途茫茫，
心意兒迷惘，
模樣兒恹恹，
那怯弱的人兒呵！
怎受得了人世飄零；
長途艱辛，
聽哪！
因生離或死別，
竟長夜而終泣，
看哪！
荆棘遍野，
動輒得咎，
在崎嶇底旅途，
充滿是了——；
奸僞，險詐，陰謀，——
疏忽中您會陷落！
鬆弛時您會失慎！
罪惡的網羅等待您去自墮，
這豈是惡魔在冥中作祟？！
旅途茫茫，
走不盡黑暗幢幢，
前顧——濃霧密佈，
後顧——似有虎狼豺豹
怕呵！
旅途茫茫！
似長夜漫漫，
漫漫長夜！



藝文

凝凍的言語

約瑟夫·愛迭生原著
伯塵 譯

二百多年前——十八世紀的早期——倫敦市上所有的咖啡店都是社交的中心，人們常聚合而探聽着消息和評論着出版的書籍或政治等問題。這些人羣中間常發現一個敏捷而仁慈的紳士，嘴邊掛着淺笑，雙目發着閃閃的光亮，那就是約瑟夫愛迭生 (Joseph Addison)，他是一個談諧家，政治家，評論家，詩人。他是一個牧師的兒子，一六七二年生於威脫爾雪 (Wiltshire) 的米爾斯頓 (Milston) 村。少時求學於倫敦 Charterhouse 學校，遇狄克·司蒂爾 (Dick Steel) 遂成至友。十五歲二人同入牛津大學專習拉丁語文，他對政治亦很感興趣，因常發表評論而獲獎金三百鎊，得此以遊歐洲大陸，於法國學習良久。出國四年，返國時正當西班牙戰爭，乃加入民權黨為國會會員。當時狄克正出版着一張報紙，名 Tatler，二年後又改名 Spectator (觀客)，約瑟夫先後均全力以助。一七一六年其名已遠近咸知，乃與女伯爵華威克 (Warwick) 結婚，可是婚後的家庭生活並不愉快，在婚後第三年他便與世長辭了。他的死，英國人民極為悲慟，乃卜葬於西敏斯德大寺 (Westminster Abbey)。

其著作大都發表於上述二報，此外尚有小說，韻文，寓言等著作及評米爾登底「失樂園」(Paradise Lost) 的長篇論文。這裏所選譯的文章是發表於一七一〇年的「The Tatler」報上的，於文中我們可看到這故事為約翰爵士未發表的拉丁文手稿，同時亦可知這遊記多半是虛構而諷刺的。約翰爵士為英國遊記家，於三十四年間在海外漫遊，歸後以拉丁文作記甚多，讀愛迭生之英譯文甚美，譯者識淺，恐不能達其萬一，錯誤處還請先進指正。

我對於任何書籍，總沒有比旅行那樣感到有深刻的興趣，除了那種描寫些不受人注意的窮鄉僻壤和有一個機會可給著者找到些探險，反抗等危急遭遇的故事。在所有這類作者之中，我們那著名的同鄉人約翰·孟狄維爾爵士 (Sir John Mandeville) 是使人可以觀察到他是具有豐富的創造能力和偉大的天才的。其次是弗定納·品托 (Ferdinand Pinto) 他有着無限的冒險精神和想像力。任何人讀了他們二人的遊記。總是會被故事中似仙境地所吸引住而感到驚奇不已的。

我曾經在一個難得的機會中，得到這二位卓越出色的著者所未曾發

表的手稿，里面盡充滿了奇異的故事，比着他們所已經露諸社會的作品更要偉大。我想他們把這些剩下的作品未曾付印，大概是因為故事似乎太杜撰虛構的了緣因罷。

現在我想先選取約翰爵士的航海日記來告訴各位。這里邊我們知道這位傑出的武士 (譯者按：指約翰爵士)，是描寫一段在瑞伐詹勃拉島 (Zembla Isls. 譯者按：該島位在俄屬阿克的克 Arctic 洋。) 上所發生的一些聲音的凍結與溶解的故事。依照現代文字的講述；故事是這樣的：我們在北緯七十三度被一個大風浪沖散了，以致祇剩了我的一條小艇

和一艘荷蘭大船與一艘法國大船，得安全的到達了詹勃拉灣的一條小溪中。我們登了陸，便修理我們的船隻和貯藏起我們的食物。其餘每艘大船上的船員都各歸各用樹桿和草皮蓋起了草幕，來抵禦惡劣的氣候。每個草幕都隔開了相當距離。過了些時候我們發覺在我們各對各的相互談話中有些字句都不能聽到，並且兩個人的距離僅二碼遠，大家就完全不能聽到一句對方的話，後來甚致並着肩的坐在火堆旁說話亦不能聽到各人的言語了。經過了一番混亂擾動後，我們發覺我們的言語，於未到達對方耳邊時已經凍結牢了。我立刻猜測在這種驟然加冷的大氣中，我們所有的同伴是都變成了啞子了，或是說都成了聾子較為妥當；因為每個人都是敏感的，後來我們覺得每人仍是好好的在說話；但所發的聲音當要通過空氣時立刻就凝結而失掉了。現在，已到了一個不幸的境地，祇見我們在對每人點頭，張口，每個人都在說話，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聽得到。有些水手，我們可以看到平時他們的高呼竟可達到離開老遠的船隻，同時揮着他們的手；可是現在拉碎了他們的肺，嘶破了他們的喉，却都成泡影了。

我們在這陰沈的形勢下繼續住在這裡有三星期。最後，藉了一陣風的轉變，空氣開始溶化了。我們的幕裏立刻充滿了一種喋喋之聲，我後來才知道這是談話中的子音散佈在我們的頭頂，這些字音中間常常還混雜的夾着絲絲的聲音，這些我相信都是屬於S字母的，這字母在英語中是極通常的被用到。以後我覺得一陣耳語夾在微風中衝過我的耳邊；這些原是柔和的聲音變成的實質，可是立刻溶化在飄過我們的草幕之上的輕風中。耳語過了，接着便是一連串單字和短句，再後便是些完全的句子。這些都是先後凍結而又先後溶化的；因此現在我們可聽到所有在這靜默了三星期中所說而未聽到的話了。這時是在一個極早的清晨，是一件很使人驚奇的事，我聽到有人說，「約翰爵士，天色已很晚，是安排船員們睡覺的時候了！」我知道那是領港的聲音，根據我的記憶，我推斷這話他是在幾天之前說的，可是在溶化以前我却不能聽到。讀者是極容易想像到當時的船員們是都麼的感到驚奇；聽着每個人的言語，可是却沒有一個人開着嘴。正當我們感到莫大的驚奇時，我們聽到一片咒咀和辱罵聲，持續有一個很長的時期而吐露的聲音非常粗暴，這使我知道是水手頭目的聲音，他是一個容易發怒的傢伙，常常利用機會來對我大吼，當我不去理睬他時。

當這種混亂的聲音已經安好的過去了，我提議去探望荷蘭人的草幕，

他們的幕帳離開我們約一哩路，已靠近村落了，我們的船員很開心的想發覺他們是否也曾遮蓋了他們的聽覺。大約離開我們的草幕有半哩路，我們聽到一種熊的呻吟聲，起先我們很驚奇；可是經過調查後，我們的同伴告訴牠早已死去了，現在躺在鹽澤中，牠大約是在前日晚上被擊斃的，當時牠的呻吟便凍結了。在這地方不遠，我們同樣遇到一種死後發出的狐狸的嗥吠與吼哮。

以後我們到了荷蘭人的境界，正待跨入他們的幕屏，發覺里面充滿了白蘭地酒似的氣味，並且還有別的乏力的聲息；這些都是模糊不清的。我的一個男僕，他是愛爾蘭人，聽了這些聲音，振起了極大的怒氣，他抽出了劍，但却不知道那過失在什麼地方，於是他又收回了劍。這些紛亂喧鬧的聲音，振耳欲聾，連一個單字都聽不清，直到一個半鐘頭之後。我相信那是他們的粗厲無情的言語，這些言語需要比我們那邊更多的時間方可溶化而聽得清楚。

在荷蘭幕中，我們受到了很誠意的招待，於是我們到法人的帳幕去，在那里，賠償他們三星期沈默的損失，是一片自語和急速的混亂的爭論聲……

這裏，我自己發覺了個錯誤，以前我一直以為是對的，因為我幻想那祇是言語的聲音才可被空氣所掩藏凍結起來的；但是當我聽到一種小提琴所奏的米奴哀舞曲飛過我們頭頂時，我發覺已前的觀念是錯誤的。我問那是什麼緣故；有一個同伴告訴我這聲音可以繼續一星期之久，假使凍結的空氣繼續溶解的話。「因為，」他說：「我們發覺自己失去了言聲之後，便慫恿我們中的一個同伴，他有一具這種樂具，就請他自朝到晚為我們奏曲，可是樂聲却在現在方能享受。」

本刊由

中國文化投資公司承印

地址：威海衛路五八七號
電話：三九八九一號



日本人現在怎樣想？（續）

愛特伽·斯諾作
(Edgar Snow)
尚 儉 譯

關口君俟大家退出後，又折返進來。他是一個矮小却端重的紳士約模五十左右。身穿一件有污點的黑禮服，內衣業已髒了的襯衣，領帶是皺的。——在他，也許是最整齊的服裝了，——他頓時勾起我們的同情心來，他羞怯地走近來，送我們一件禮物，那是一個精美的日本玩偶——一個女孩子穿一件鮮明的紅色和服，戴一頂龐大的遮陽帽，躺在玻璃匣中。

「我不能完全同意你們對天皇的見地，但是我要說我想信這次戰事，是一個絕大的錯誤。」他如此發表他的意見，這使我們也表同情。停了一會，他便表示想問一件事。「戰爭對美國的牛，有何影響。」

我要他重述一遍，問題仍舊沒有改變。我依據最近的消息，答稱牛隻依然可以在那老地方捕得，而且看來很可滿意，一直供給大量牛奶，這使他，似乎得到很大的慰藉。

原來，數年前，關口君曾以一千五百日元買了一頭華盛頓州的荷爾斯泰因 (Holstein) 牛，這是全村唯一的美國牛，很快的便以牛奶和牛油抵償了牠本身的售價。各地的農夫都紛紛來觀看，使主人更為高興。在戰時，由於芻草的難得，牛得病死了，關口君只得停歇了他的牛奶場，他一直急切要知道：「還有多久，我再能得到一頭美國牛？」

正如皇帝是處理國家大計的最高權威，又是日本皇族中，真正神聖的領袖；在每家日本家庭中，男人便是被女人崇拜而服從的一個小小的主人公。因此，年長者便毫無目的地以專制手段壓迫年幼者，習慣和禮教區別出進取的精神，和想像的能力。保守的習俗壓迫住每一件抗議和要求，以至統一和服從的習慣，變為日本社會上主要的表率。即使日本爲了必需而借取西方的科學和技術時，也不會被這情形更動。這僅是一個形式上的變

動，其內容並無真正社會性的完整。科學的主要精神，在乎接受變更的動力，很難突入業已造成的，封建的日本家庭制度中。

我住在福原君和安情君宿處時，看到是有如此情形，訪問他們的鄰居，亦復如此。這也是我第一次完全認識日本生活的不便和不安適，及其對形式和禮教的犧牲之重大，和加之於婦女身上責任之重大，只有在歌妓的家中，容或看來很嫵媚動人，好像在戲裏，才能看到婦女在房間裏爬進爬出，鞠躬叩頭。可是走進一家日本家庭，馬上會認識這不是演戲，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面。

有一次，一位留學西洋的日本女子對我說：「要日本民主，要男女平等，我們應該改變整個生活方式。不但要改變我們的法律，我們還要建築不同的房屋，穿着不同的衣服，並且改變烹飪法。民主應該從家庭開始。」

我現在想信她的話了，事實上，大部份的時間日本人都住在地板上。日本的房屋，實際上沒有傢具，沒有床，沒有椅，沒有暖氣設備，沒有專備的廚房，沒有浴室。日本婦女便爲了這種種不便，而自黎明工作至深夜，婦女在家庭中，侍候她的丈夫，兒子，長輩，她不知跪起了幾百次，她往來匍匐侍候，準備飯來，點燃每個房間中的炭盆，替她的兒女穿衣解衣。晚上她爬入丈夫的房間，鋪置被褥，再十分感激地鑽入丈夫的被窩，天一亮又爬出來，爲她丈夫担洗澡水，幫他洗澡穿衣，然後把地板上的被蓋，完全取去。

美國人在半小時內能供給的膳食，他們要化上三小時。但是家庭中總有一員，終日安坐在爐邊，凝視木柴燃成灰燼。他在適當的時候用鐵鏟伸入灰燼下面，舉出來遞給旁人，這人熟練地，本能地遞過一只紙篩，再把煤放入另一個屋角的銅盆裏，那時，其餘各人便縮坐在通風的地板上，簌簌發抖，這不是一種生活，而是繼續表演的儀式。

我的居停的姑父名福祖安塔，他是一個六十二齡，風采奪人的日本人

，身材適中而莊重，有一口灰色的鬚髭。他和他的老妻，那位把天皇作父親的老太太，並沒有孩子；把他姪兒福原君的一個孩子。爲了這樣，老姑母曾有一年之久，阻止小孩的母親——她在陸軍醫院工作——去看她的小孩。福原的父親既已亡故，他便成爲安塔的嗣子，他的妻子成爲他的媳婦。有這一層關係，所以她的兒子被迫分離後，她不能反抗，而只有忍耐着，等候她丈夫，一個遠在中國的陸軍上尉，歸來使家庭團聚。福原君依然從她姑母在家中的一命令。

這種親屬關係被福原的姊姊松岡橫君看到後，非常憤懣，她是帶我們來此地的人，最近被選爲日本八大婦女領袖之一。她是本雪凡尼亞州 (Pennsylvania) 斯華爾爾學校 (Swarthmore) 榮譽畢業生，精通英語，對過去日本婦女所受的奴隸待遇極爲憤慨。松岡要在她姊妹腦中萌發反抗的思想，便有意做種種使安塔姑母觸氣的事——和男子同食，同飲，並且拒絕向任何人作深深的鞠躬禮，老太太完全被氣壞了。

安塔這一家，可能是板山最優秀最有教養的，戰爭早期，他們住在橫濱附近的鎌倉，做一些愛國行動，老先生自己造了一座瞭望竹塔，拿一付雙眼鏡，日復一日，坐在上面凝視富士山那面，我們轟炸機的影子，當他發現一架時，便告訴下面守候的老妻，再授令撞鐘，然後蹣跚而行，去叫鄰近婦女準備水桶——在這進行中，甚至毀損了她最佳的和服。當然，經過第一次嚴重轟炸，安塔便發現他們的警戒是不足夠的，於是不久便疏散到他們的故里板山去，以至於他們想像中的世界末日。

在戰時，安塔福原一家損失一點財產，可是現在却無虞了。他們的田地上有很多稻禾，他們的田園，由動人的日本式小花園改成裏面也有充分的蔬菜，他們有許多絲質，和雜摻絲質的圍巾把這些及其他私人財物變賣，就可維持多年的生活所以沒有嚴重的經濟恐慌。

在板山沒有人受到飢饉，人民所得的食物，較在法國或蘇聯所得者爲佳，村人已將應納的糧繳清，需要的話，還可以繳納較想像猶多的糧食。目前日本的糧食，足以供養人民，但是分配制度欠健全，使住在城裏的人民，常蒙飢餓的情形。

本地的金融狀況，於已往的十年內，一如其他的日本村鎮，完全顛倒過來，一九三五年，板山約有七百家農夫，負債總額達一百二十萬日元，而現在，農民的資產帳上，總共貸出四百萬日元，日本國內，國民儲蓄總

額超過一百四十四億日元，農民合作金庫則握有國內大宗保證金。

此項儲蓄中，地主握有其大部分，佃戶至少也暫能還清他的債務，我和此間一位辛勤的佃戶，名淺野者談，發覺其問題離解決甚遠。因爲他兒子都在陸軍，他和他的妻子在戰時便需不息地盡力工作，在那個來的五畝田上種種，收割。結果，他們償清了全部債款，並且以一小部份款子，存入銀行。現在淺野預備把他世代佃耕的一塊田買下，幸虧田價在幾年前，已由政府規定每畝一千二百日元，以目前的儲蓄，淺野估計可能買一畝田。

但是其他的物價並沒有規定，淺野不能買一幢必需的小屋，目前要值價五百萬元，也不能買一匹馬，值一萬日元，或一頭牛，值二萬五千日元，或一輛自行車，這是要比一畝地的價格猶大。工作的衣服之昂貴，遠較想像爲大，淺野和他妻子穿的都是補釘很多的衣褲，他們有三年沒有買新衣了，此外，農民還缺少肥田粉，農會的負責人稱：假如他們能得到較多肥田粉，則生產品立刻便會增加，可是目前能得到的，僅及他們實際所需的百分之二十，全日本均是如此。

淺野覺得政府及政客，即此一端，便該譴責，他不想看他或是他兒子能對這些事做些什麼，更不想他有任何力量去改變事情，他和柳澤抱同樣的意見，只信政客是毫無希望，他們做不出什麼。

離福原君不遠之處，有十六個年輕人在清掃一塊狹長的土地，他們最近組織了一個青年俱樂部，並且自己建築一幢社交室，我們走進時，大家便停下挖掘的工作，脫下帽子，我們便邀他們過來，問種種問題。

他們的發言人，是一個光頭麻面，狀頗粗鄙的村童，名爲三菱植，他曾參加國內的陸軍，年二十五歲，是這一羣中最年青者，他表示他們曾作一番思想，他們覺得這一次在一個沒有意義的戰事中失敗了，而這戰事，亦非他們所冀有的。這樣，使他們的生活標準，較已往任何回憶所及的時期爲低。有些事情犯着嚴重的錯誤，他們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可是正在發現中。

我問道：「你們的俱樂部有無政黨的支持？」

沒有，板山沒有黨派。我們也從未投過一票，可是下次選舉時要投票了。我們不知道選誰好，說實話，我們連自己傾左傾右都攪不清，可是有時候，我們都同情社會黨或共產黨。最初，年長的反對我們，說我們不應

該顧問政治，誰都不能把事情弄得好。他們是錯的，因為現在我們有的是民主的權利，人民可以發言，而且每個人都可以有點反應。假如每一村都組織一個青年俱樂部，那麼全日本的青年便可以使東京的政客們，聽聽我們的話了，也許我們解決自己的問題，不見得好些，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反抗我們所不喜愛的了。」

我打斷了他的談話，問正在翻譯的松岡君，他是否說過「反抗」這兩個字，出乎意外的，她說他是如此說。這是一個不常聽的字語，這國家之所以和他國異樣，就因為從來沒有反抗的習慣。現在終於聽到它出來了，而且顯然是自然地在這隱閉的村落裏。

三菱繼續闡述當他們看到公告和東京的報章時，對全國的形勢如何驚異。可是他們如此無知，又能做些什麼？於是他們便組織一個俱樂部，蒐集情報，意見和經驗，一位長者同情他們，讓他們用這一塊地。他們再合力造房子，他們將要有一間藏着新書的圖書室，並且發起討論會，第一便要研究科學的耕種法。然後他們要尋求報紙上某些名詞的真義——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主，婦女的担負等等。他們要研究所有以前統治思想的法律條文，使他們不能接觸的東西。

他們的俱樂部在擴大中，目前有三十餘名社員，其中七八名是女的。差不多大部份是佃農的兒女，這些佃農耕種的田，只有三分之一屬於自己的，他們並不同意地主關口君對佃戶財產的估計，並稱土地仍非他們的財力所能購買。他們買不了什麼，值得討論的一個人問題，還在如何使大部份的土地得能耕種。這一村裏的森林和蕪田，較耕田要多一倍。他們要明瞭為什麼其中有一部份不能在農業合作下從事生產。

次晚，本地十八名青年，穿了最好的和服，到屋內繼續討論，其中引起最激烈的爭辯問題，使人人都參加發言的，是有關兒女對父母應盡責任的範圍。這問題中表現得最顯明的是三菱的評論，這並且獲得眾人的同意，他說：「不服從在過去是不可能的，但自停戰以來，我們有一個觀念，就是盲目及不加思索的服從，或許有不妥之處，有時，不服從倒反好。」

還使我感到驚異的是，六個未婚少女，居然無人陪同，也來參加晚會。我猜測戰前決無這種情形，福原君也以爲然，她們現在坐於男孩子的後面，很安靜地。當人家向她們攀談時，臉發紅並且很快地用和服的大袖掩住了口。

接着又問我們很多問題，這些在別人處都已聽到好多次了。如：日本將被佔領多久？日本是否再准許進口貨物，或從事國際貿易？日本沒有海陸軍，怎能像英美一般成爲一個主權國家？對於末了這一問題，我答道：日本成爲一個沒有防禦而完全中立的國家，便令被別的國家妥善地保護，因爲這樣，列強互相監視不使這國家被利用爲軍事根據地，而引爲利益。

我和友人解釋聯合國對加強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紛爭之希望，聯合國祈求結束一切戰事，特別是美國有辦法的話。

一線曙光閃耀在這批青年的臉上。這些可以說是呆直的表现，但是真正的，自然的，而且似在動盪。

他們同聲說道：「我們不希望再有任何戰事？」

「難道不想對美國報仇？你們不是仍舊恨我們嗎？」

答語也是激動而誠摯的。每人連同女孩子，都高聲表示不憎恨我們，三菱說：「我們以爲美國人對日本的做法很好。」大家都點點頭。只有一位青年，他穿了一身海軍學生的制服，這一晚就坐着，臉上毫無表情。

有幾位青年和他們的父母一般，很尊敬天皇，有兩個想完全取消天皇制度。有一位青年，發表一個多數同意的結語：「我們一直被教導着，天皇像神一般，是完美的，我們現在看他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不能比任何人做更多人爲的事，所以要他担負的責任，比任何人能担負者更多，也是錯的。我們或許要維持皇帝一個時期，因爲他是聯合我們的一個象徵，但是他特殊的責任是作爲人民的發言人，只有人民，而非其周圍的因素，可以告訴他講些什麼。」

他們走了之後，灰鬍子的安塔君熱笑地敲敲烟斗，這一晚，他沒有發表政治上的意見。現在他深奧又嚴肅地說：「這是一個最快活的晚上，這些青年都會變成社會主義者。」

過了幾天，幣原內閣公佈新憲法草案，准許保留天皇，將所有主權自天皇處移交給人民，撤除天皇一切政治實權取消貴族院，天皇成爲國家名義上的元首。對於這一切，天皇本人，在象徵一個時代沒落之最後邏輯的步驟中，批准了頒給全國的敕令。

這批板山的民主青年，他們的觀點已證明是比安塔姑母的更接近於天皇觀點，至少是接近於麥師的。(完)



藝苑擷英錄 (續)

鄭逸梅

梁節庵曾爲我友玉齋書聯：「苔榭綠塵琴上月，桃窗紅錦酒迎春。」句極瑰麗，行書亦飄逸有致，署款一醜軒鼎芬，予藏有鼎芬手札一，用一醜軒牋，亦殊珍貴。

近人有以郵票剪貼成花卉或人物者，實則此法早有之，賈印人傳載：「高雲，清山陰人，徙錢唐，字逸上，號琴山樵者，爲人靈敏，多技藝，嘗以意製葵花繡盒，巧妙異常，善寫花鳥人物，能棄筆墨紙硯，取五色絹肖貌成形，名曰學畫，晚年專精篆刻，」可知剪貼郵票而爲花卉人物，無非學畫之變相耳。

朱銘新擅八法，髫齡即能對客揮毫，作楹帖工穩可喜，因有神童之號，年來有所作，往往署名園丁，按書家之署園丁者，前爲朝鮮閔泳翊，本椒房貴戚，國亡，避地滬上，以翰墨自娛，所居曰千尋竹齋，書學顏平原，擅畫蘭竹，筆氣雄健，逢星期日，輒招書畫名流，講集寓廬，流連文翰以爲樂，銘新曩居某氏園中，休沐日，亦常邀諸詩文友，觴詠於林泉勝處，予亦一度爲桃源問津客也。

葉蒲孫前輩，爲桐城謫派，書法秀逸，爲予書紀念冊，錄其大作，如晨至靜安寺云：「古佛忘言與世親，晴空無迹有青春，回風往日消磨盡，數到流鶯是內塵，」冬晚云：「老去恩親亦漸忘，愴懷易米到縹緲，冬青年竝高樓長，剩與隣家共夕陽，」次頁並繪香雪海一幅，仿鹿牀梅花泉圖，極高潔雅澹，求書而兼得名畫，抑何幸運乃爾，蒲孫前輩，我友穎根之尊人也，穎根擅米書，家學淵源，信然信然。

昨與陸楓園閒談，涉及黨國諸彥之擅書者，予屈指而數于右任，吳稚暉，張溥泉，戴傳賢，及已故之譚延闓，胡漢民，田梓琴，葉楚傖，楓園曰，尙有陳銘樞與香翰屏，書法極古茂可喜也。

昔天台山農與吳昌碩極相熟，山農時過昌碩居，臨行必一檢昌碩之字，昌碩所書之寸楮尺縑，廢棄字籠者，輒攜之歸，是猶清道人常觴宴於閩菜館小有天，清道人所書菜單，館役某藏之以付裝池，同爲佳話。

刻谿呂白華，年來亦習書，常鈐一印「第十四福地生」爲予書一扇，執以拂暑，輒思叔度，白華又工詩，著有一塵舛，並爲其先德刊秋陽舛。楊哲子書擅漢隸，畫在石濤八大之間，一度於藝乘書畫社開個人書畫展覽會，予亦曾往參觀，頗以當時未購得其扇冊爲憾，茲則下世有年，遺墨絕少親見矣，哲子吐語極雋逸，袁項城任總統時，屬意哲子爲教育總長，楊堅辭，袁曰，君溥部長不爲耶？楊對曰，教育問曹，吾願幫忙，不幫閒，袁爲之莞爾。

錢叔枚松壺畫憶有云：「邱壑太實，須間以瀑布，不足再間以雲煙，山水之要，寧空無實」，陶冷月見之，拍案曰，此言可謂先獲我心。

康南海作書，嘗鈐一印章有云：「維新百日，出亡六十年，經三十六國，行六十萬里，」章極巨，用於大幅上，扇冊不適合也，南海以外間作僞者多，乃月換印章以爲別。

太史公，存世已不多，不意曩太史書例，爲其門下士高振霄錢崇威朱元樹等所訂，高也錢也朱也，亦當代太史公，則更屬星鳳矣，其例云：「吾師合肥瞻龍老人，幼承庭誥，蚤入詞林，文章守端毅之傳，學殖亦羽珙之亞，稗瀛歷聘，心筆兼勤，桑海飽經，人書俱老，近則杜門卻掃，煮字療飢，硯田有秋，墨池不涸，轍材所萃，門限幾穿，門人等請息勞筋，爲釐潤格，精神所寄，第一本化度寺碑，聲價相衡，五萬錢月林堂榜，爰疏短引，敬告同人」，瞻龍一字心劍，爲乙未翰林。

昔黃崇嘏顧天遠變作男兒，與崇嘏同調者，尙有清錢塘女子吳藻，託名謝絮才，字蘋香，自號玉岑子，高致逸情，每飲酒談離騷，小影作男子裝，善鼓琴，工詞翰，精繪事，載西泠閨詠。

書畫家必備印章，而印章以青田石爲多，然世絕妙知青田石治印之肇始者，廣印人傳謂：「洪髯，清青田人，不著名字，高隱之士也，精篆刻，工詩畫，愛佳山水，屢遊天台雁蕩，所賞一木一石，輒繪之，說者謂，髯首以青田石，鑄爲印章，四十年不倦，所鑄不啻千百，皆爲人攫奪以去，青田石之名，遂著於海內。」



箏邊瑣語

曲肱

(一)

俗話說：「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意思是勸人知足，不要做非分之想；其實這話應該加以補充：對於學問，休養，事業，應當與高於我勝於我者相比，然後自愧不如，才能益加踴躍，努力進取。對於環境，際遇，地位，應當與低於我不如我者相比，那末才不致利慾薰心，貪得無饜！

(二)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許多有作為有抱負而不得志的人，老是嘵裏嘵着這幾句話，以為懷才不遇的悲鳴！其實，懷才不遇，自古如斯，於今為甚而已！以「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昌黎，還在自恨不遇伯樂，今之才學如昌黎者，能有幾人！換言之，千里馬也並不多，其不遇也宜矣！

(三)

陳敏是頂聰明而又頑皮和不用功的孩子。

有一天在上國語課的時候，陳敏又在頑皮。級任先生張老師——是從事小學教育三十年的老教師——看見了，喊他站起來，申斥他說：

「陳敏，你老是這樣頑皮不用功，你的前途太危險了！」

張老師氣得聲音有些發顫地說：

「從今天起，你應當改過，用功讀書，將來好做個教育家，科學家；否則，你不但對不起養育你的父母，也對不起舌敝唇焦來教你的老師了！」

陳敏鎮靜地天真地回答說：

「張老師，我知道讀書是好的，小學中學大學以至留學回來，讀得和張老師你的學問一樣好，但是又有什麼用呢？還不是要我們學生去募敬師捐來養家糊口嗎？」

張老師默然了！老淚含在眼眶裏，自言自語的歎道：「唉！中國的教育前途太危險了！」

(四)

前清政治腐敗，官多貪污，因此當時民間流行着兩句話：「三年清知府，十萬花花銀」。意思是說，做三年的知府，即使清廉，也可收入銀子十萬兩，假如貪污，收入自更可觀。

但是日前報載，某縣縣長接任時囊空如洗，到任數月，已有鉅額金條購置房產，這可謂之「數月清縣長，腰纏盡黃金」了！前清知府，地下有知，亦當退避三舍，自嘆弗如！

(五)

某甲在位時，僕役如雲，門庭若市，真是車水馬龍，盛極一時；求見者，謀事者，必須預先掛號，順次以見；卑躬屈膝，不敢仰視，是唯唯，唯命是從。某甲則頭指氣使，態度驕慢。氣餒萬丈，不可一世。

但是，曾幾何時，官不做了，權沒有了，僕役星散，門可羅雀；從前求見謀事者，狹路相逢，高視闊步，轉首不顧。某甲嘆曰：「世態炎涼，人情如紙！」言下不勝唏噓！

其實，盛極必衰，千古定理，官場如戲場，盛衰消長，又有什麼稀奇！

(六)

處此末世，人心不古，道德淪喪，大都抱着「甯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的宗旨，因之爾詐我虞，社會愈趨紊亂。

不才素以誠信待人，以爲他人也是和我一樣，根本沒有防人之心；但是就因爲你太老實了，所以別人就把你當作「好戶頭」，就來動你的腦筋，被人欺騙，代人受過的事，已經多次。事到如今，方才澈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的道理，而今而後，吾知勉夫！

(七)

主席在八月十四日的文告裏說：「我們當此戰後道德水準備受斷表，尤其一般都市人慾橫流，各以避難趨易，巧取豪奪爲能事」。的確，在這次八年抗戰中，物質的破壞，固然十分巨大，但是道德的墮落，更是萬分嚴重，物質的破壞是有形的，恢復容易，三年五年即可建設起來。道德的墮落是無形的，恢復困難，三十年五十年亦未必能有成效。

從前貪污指油，總是遮蓋掩飾，偷偷摸摸，到底以之爲醜事，現在是明目張胆，行若無事。常見有人謀事，不問薪津若干，先問外快多少，這種以撈外快爲榮，以不會撈外快爲慙的心理，幾乎已瀰漫在每個人的腦海裏，長此以往，何堪設想！所以不才主張實行「心」教育，從事新的心理建設，來改變人心，尤其應當從天真無邪的小學生做起；實之教育專家，以爲如何？

(八)

星相命運之說，雖曰迷信，但是能流傳數千年而不替，自亦有其哲理和價值！人之窮通富貴，各有不同，無以歸之，歸之於命！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卽曾文正公，也說：「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

嘗聞習於子平之術者言，在昇平之世，正官正印正財並透的命，可以得意，在亂世，則七杀得地，羊刃主事的命，才會發達；因爲在治世，凡

事均入正軌，取用人才，亦是按部就班，循序以進。因此循規蹈矩，真才實學的人就能發展長才；至於在亂世，一切混亂，時勢造英雄，善鑽營，有手段的人，他就能利用時機，風雲際會而飛黃騰達。

(九)

人生總是曲線的，有波度大小的不同，而絕無直線的可能，有順境也有逆境，有痛苦時也有快樂；但是人處安樂之境地易，處憂患之境地難。若是處安樂之境地而不自肆，處憂患之境地而不自餒，則更難矣！

不過處憂患顛沛之境遇，能把握自己，不氣餒，不自厄，益加奮發，克服環境者，確非易事；假如能咬牙苦撐戰勝環境，那末事業必能成功。所以拿破崙說：「英雄都從磨難中來」。曾文正公也說：「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來，而可大可久者也」。

(十)

日前報載某女伶，因「人言可畏」而不願參加競選「上海小姐」記得十年前紅明星阮玲玉也因爲「人言可畏」而斷送了她生命。可怕哉「人言可畏」！不知有多少人斷送於「人言」，爲「人言」而犧牲了！

「人言」就是輿論，假如人言確是爲公不爲私，爲正義不爲私仇，那末這種「人言」是有價值的。否則「人言」就不足可畏，更不值爲它犧牲！

其實是非毀譽，人之常事，曾文正公說：「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拿破崙說：「大丈夫確信自己，不屑屑於世物，世上之毀譽，直馬牛之遇東風耳」。祇要自問所見極是，自問無愧於心，就應當放手做去，毀譽不值一顧，所以漢書上說：「內省不疚，何恤人言」。惟有能任勞任怨，置毀譽於度外的，才能擔當大事。



雄風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三十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編輯 榮豐紡織廠企劃部

發行 榮豐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路二三八號豐業大樓二樓

經售 學林書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五六一號

本期售價五百元